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四八冊目次

文編六十四卷（二）（明）唐順之輯 明天啟元年刻本 〇〇一

文編六十四卷（一）

（明）唐順之輯

明天啟元年刻本

文編六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左編、已著錄。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排纂。陳元素序稱以眞德秀文章正宗爲藁本。然德秀書主於論理、而此書主於論文、宗旨迥異、元素說似未確也。其中如以莊韓孫子諸篇入之論中、爲强立名目。又不錄史記漢書列傳、而獨取後漢書黃憲傳冠諸傳之上。進退亦多失據。蓋彙收太廣、義例太多、踳駁往往不免。然順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別擇、具有精意。觀其自序云、不能無文、卽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編所錄雖皆習誦之文、而標舉脈絡、批導窾會、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爲門徑矣。自正嘉之後、北地信陽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流派彌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終以順之及歸有光王愼中三家爲歸。豈非以學七子者畫虎不成反類狗、學三家者刻鵠不成尙類鶩耶。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述宋實穎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編出陳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稱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爲原本陳本不復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順之也。

文編序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為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又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

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奥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醕滿得也而神明

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文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嘉靖丙辰夏五月既望武進唐順之應德甫書

重訂唐荊川先生文編題詞

盛矣乎唐中丞之於書也無不網弋矣擷剔矣鉤纂矣蒐之畱之離之合之而諸編出左編千古炯然之迹也右編千古畫然之論稗編名稗寔千古之美種可以蒸為佳飯者也詩編千古之性情也儒編未出今吾所訂者文編文編千古之布帛菽粟亦千古之膏粱文繡也又奚以訂訂之之者或體已備損其複贅人不稱簡其精至於標其指歸旌其撰法揭先生意之所到而筆補之不敢附明允於子輿僭庶乎宏甫於子瞻耳李愚公曰宏甫之有藏書以左編為之藁

也應德之有文編以正宗
爲之叢也脩飾易升創難
然左編之局面似不可廢
藏書之手眼正宗之裁割
寧能敵荊編之大觀青出

於藍冰生於水其然其然
聞之吾友君俞云荊翁之
書未出者亟多且當合奉
常凝翁所著者行於世嗟
乎何論近代古之人多有

唐氏之學以世者乎
天啓元年春正月
後學吴郡陳元素書

文編總目

卷一

制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卷二

對

芊尹無宇對楚子

中山靖王聞樂對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賈捐之罷珠厓對

李尋災異對

卷三

諫疏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仲山父諫立少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監謗

芮良夫諫專利

里革諫夏濫淵

石碏諫寵州吁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郜鼎

宮之奇諫假道

富辰諫以狄伐鄭

富辰諫以狄女爲后

太子晋諫壅川

屠蒯諫晉侯

白公子張諫靈王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晏子諫誅祝史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子胥諫伐齊

信陵君諫魏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劉輔諫立趙皇后

嚴尤諫伐匈奴

卷之四

論疏

管仲論受鄭子華

季文子論出莒僕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晉伯宗論伐狄

師曠論衛人出君

晉司馬侯論王不殆

遂啓彊論辱晉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羮

伍舉論章華之臺

晏子論梁丘據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莊辛論幸臣亡國

賈山至言

鼂錯論貴粟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張敞論霍氏

貢禹論節儉

郭舜論通康居

谷永論神怪

卷五

疏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論積貯疏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杜欽訟馮奉世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歐陽修論選皇子疏

卷六

疏請

魏絳請和戎

聲子請復椒舉

卷七

疏議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侯應罷邊備議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劉歆毀廟議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韓愈禘祫議
韓愈復讐議
柳宗元駁復讐議

卷八

封事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王嘉論董賢封事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卷九

表

諸葛亮出師表
諸葛亮再出師表
韓愈論佛骨表

蘇軾徐州賀河平表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一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
蘇軾賀駕幸太學表
王安石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安石第二表
李密陳情表
歐陽修乞罷政事表
王安石乞罷政事第二表
歐陽修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王安石乞退第二表
王安石乞退第三表
歐陽修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王安石謝宋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歐陽修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表
蘇軾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謝除侍讀表

蘇軾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歐陽修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亳州謝上表
王安石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曾鞏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歐陽修謝賜漢書表
蘇軾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王安石謝賜對衣鞍馬表
歐陽修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蘇軾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又謝太皇太后表

卷十

奏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劉向上星孛等奏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涓勳論丞相宣奏
翟方進劾涓勳奏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陳崇劾陳遵奏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賈讓論治河奏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復刺史奏
丙吉奏記霍光奏 附

卷十一

上書一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卷十二

上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公乘興訟王尊書
谷永等救劉輔書
梅福論王氏書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論董賢書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何武言傅喜書
歐陽修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歐陽修通進司上書
鼂錯言兵事書
鼂錯上守邊備塞事
鼂錯上募民徙塞下事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耿育上訟陳湯書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卷十三

上書

歐陽修準詔言事上書
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上皇帝書
蘇轍上神宗皇帝書

卷十四

說

蘇秦說秦惠王
蘇秦說燕文侯
蘇秦說趙王
蘇秦說韓王
蘇秦說魏王
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說楚威王
蘇秦說齊閔王
張儀說韓王
張儀說楚王

張儀説魏王
張儀説齊王
張儀説趙王
張儀説燕王
張儀説秦論攻魏
蘇代爲韓説秦
蘇代爲信安君説秦
黄歇説秦昭王
楚人以弋説頃襄王
婁敬説高祖都關中

枚乘又説吳王辭
杜欽説王鳳論九女
杜欽説王鳳論周寳

卷十五

劄子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歐陽修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蘇軾奏内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歐陽修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歐陽修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論按察官吏劄子
歐陽修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
歐陽修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論狄青劄子
歐陽修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蘇軾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卷十六

劄子二

歐陽修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蘇軾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王安石上五事劄子
歐陽修劄子一首
王安石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王安石議郊祀壇劄子
王安石議郊廟太牢劄子
蘇軾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王安石議服劄子

王安石議入廟劄子
歐陽修論葬荆王劄子
歐陽修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歐陽修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歐陽修論逐路取人劄子
蘇軾議學校貢舉劄子
蘇軾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劄子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蘇軾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歐陽修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庭劄子

卷十七

劄子二

歐陽修論軍中選將劄子
蘇軾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歐陽修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歐陽修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修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修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歐陽修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歐陽修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歐陽修論西賊大斤茶劄子
歐陽修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蘇軾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歐陽修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歐陽修論盜賊事宜劄子
歐陽修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修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歐陽修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修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歐陽修論監牧劄子
王安石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歐陽修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蘇轍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再論回河劄子

卷十八

狀一

歐陽修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脩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歐陽修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
等狀
歐陽修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歐陽修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再論水災狀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蘇軾乞罷登萊榷鹽狀
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卷十九

狀二

歐陽脩論茶法奏狀
蘇軾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蘇軾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
下狀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歐陽修論劉三嘏事狀

歐陽修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脩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歐陽修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韓愈黃家賊事宜狀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卷二十

狀

歐陽修議學狀

蘇軾諫買浙燈狀
蘇軾論高麗進奉狀
蘇軾奏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一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歐陽修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卷二十一
論
伯陽甫論三川震　國語
史蘇論驪姬敗國　國語
郤叔虎論伐翟柤　國語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內史過論晉君臣　國語
單襄公言陳必亡　國語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國語
單襄公論晉君臣　國語
北宮文子論威儀　左
公子札來聘　左
晏嬰叔向論齊晉　左
子產論伯有爲厲　左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左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左
沈尹戍論子常城郢　左
鬬且論子常必亡　國語

史墨論季氏出君　左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戰國策
田需對管燕　戰國策
蘇代謂燕昭王　戰國策
觸讋說長安君爲質　戰國策
楚王用羣臣計不予齊地　戰國策
蘇子論留楚太子　戰國策
魯仲連責新垣衍　史遷
蔡澤說應侯辭位　史
卷二十二
論
秋水　莊
難一　韓非子
難二　韓非子
孤憤　韓非子
正論　荀卿
卷二十三
論
徐無鬼　莊
班彪王命論　班

徐幹法象論　莊子
胠篋　莊子
五蠹　韓非子
有度　韓非子
刻意　莊子
繕性　莊子
人間世　莊子

卷二十四

論

天運　莊子

齊物　莊子
天道　莊子
庚桑楚　莊子
大宗師　莊子
揚權　韓非子

卷二十五

論

非十二子　荀子
八姦　韓非子
行軍　孫子
詭使　韓非子
說難　韓非子
王霸篇　荀
解蔽篇　荀
性惡篇　荀
正名篇　荀

卷二十六

論

作戰　孫子
虛實　孫子

兵勢　孫子
軍形　孫子
九地　孫子
始計　孫子
謀攻　孫子
軍爭　孫子
地形　孫子
九變　孫子
火攻　孫子
用間　孫子

用間　老蘇

卷二十七

論

易　老蘇
書　老蘇
書　大蘇
詩　老蘇
春秋論上　歐陽脩
春秋論下　歐陽脩
春秋　老蘇

禮　老蘇
禮　大蘇
樂　老蘇
史中　老蘇
本論　歐
太古　王安石

卷二十八

論

正統論下　歐
正統上　大蘇
正統中　大蘇
正統下　大蘇
商　小蘇
六國　老蘇
六國　小蘇
秦一　大蘇
秦二　大蘇
三國　小蘇
晉　小蘇
隋　小蘇

唐　小蘇
五代　小蘇
北狄　小蘇
西南夷　小蘇
西戎　小蘇

卷二十九

論

武王　大蘇
平王　大蘇
始皇一　大蘇

始皇二　小蘇
高帝　老蘇
漢高帝　大蘇
項籍　老蘇
宣帝　小蘇
武帝　小蘇
梁武帝　小蘇
高祖　小蘇
太宗　小蘇
魯隱公　大蘇
宋襄公　大蘇
魏武帝　大蘇
符堅　小蘇
孔子　大蘇
子貢　老蘇
子思　大蘇
孟軻　大蘇
老子　小蘇
韓非子　大蘇
荀卿　大蘇

楊雄　小蘇
韓愈　大蘇
卷三十
論
過秦論　賈誼
封建論　柳宗元
爭臣論　韓
諫上　老蘇
諫下　老蘇
守道論　柳
六逆論　柳
縱囚論　歐
大臣上　大蘇
大臣下　大蘇
伊尹　大蘇
周公　大蘇
周公　小蘇
朋黨論　歐
續歐陽子朋黨　大蘇
卷三十一

論

管仲 老蘇
管仲一 大蘇
管仲二 大蘇
孫武一 大蘇
孫武二 大蘇
戰國任俠 大蘇
樂毅一 大蘇
商君 大蘇
范增 大蘇
留侯 大蘇
賈誼 大蘇
鼂錯 大蘇
霍光 大蘇
諸葛亮 大蘇
賈誼 小蘇
王導 小蘇
牛李 小蘇

卷三十二

論

天下 莊
六家要指 史公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劉愷丁鴻孰賢 大蘇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申法 老蘇
御將 老蘇
田制 老蘇
思治 大蘇

卷三十三

年表論斷

十二諸侯表 史
六國表 史
秦楚月表 史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
高祖功臣年表 史
諸侯王表 漢
異姓諸侯王表 漢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漢
卷三十四
論斷
儒林　史
遊俠　史
龜策　史
酷吏　漢
貨殖　漢
外戚　漢
佞幸　漢

匈奴　漢
西域　漢
二十八將　後漢
宦者　後漢
儒林　後漢
獨行　後漢
方術　後漢
逸民　後漢
西南夷　後漢
西羌　後漢

西域　後漢
匈奴　後漢
藝文　唐書
梁紀　五代史
晉出帝　五代史
朋黨　五代史
伶官　五代史
宦官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史
前蜀　五代史

卷三十五
論
論秦伯用孟明　左
邾黑肱來奔　左
論初獻六羽　公羊
孔父　公羊
桓公救衛　公羊
荀息不食言　公羊
毛伯來求金　公羊
世室壞　公羊

晉納接菑不克　公羊
季札讓國　公羊
許世子止弒其君　公羊
論隱公不書即位　穀梁
武氏來求賻　穀梁
築王姬之館　穀梁
會王世子于首止　穀梁
閽弒吳子餘祭　穀梁
論項羽　史
淮南衡山　史

論孔子　史
老子申韓　史
孫武吳起　史
論平原君虞卿　史
藺相如　史
蒙恬　史
韓信　史
列子　史
戾太子　漢
蕭曹　漢

蒯通等　漢
司馬相如　漢
東方朔　漢
司馬遷　漢
劉向　漢
揚雄　漢
吳漢　後漢
鄧訓鄧騭　後漢
賈寇　後漢
龐參橋玄　後漢

樊英　後漢
馮衍　後漢
丁鴻　後漢
馬融　後漢
烏震　五代史
燕　小蘇
趙　小蘇
蘇秦　小蘇
張儀　小蘇
蒙恬　小蘇

布彧　小劉

卷三十六
議
改葬服議　韓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
講官議　韓
晉文公問守議　柳
公族議　呂
為人後議　呂

卷三十七
雜著一
答客難　東方朔
答賓戲　班固
七發　枚乘
晉問　柳
解嘲　揚雄
進學解　韓
獲麟解　韓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為袁紹檄豫州　陳琳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送窮文　韓
乞巧文　柳
聖主得賢頌　王褒
子產不毀鄉校頌　韓
會聖宮頌　歐

卷三十八
雜著二
原道　韓
原性　韓
原毀　韓
原鬼　韓
原過　王
師說　韓
雜說　柳
捕蛇者說　柳
國馬說　李翱
稼送張琥　大蘇
說用

明 老蘇
守戒 韓
釋言 韓
罪言 大蘇
對禹問 韓
咸宜 柳
庖丁 莊
問養生 大蘇
續楚語 大蘇
日喩 大蘇

卷三十九

雜著

偃松屏贊 大蘇
三馬圖贊 大蘇
王元之畫像贊 大蘇
文與可飛白贊 大蘇
韓幹畫馬贊 大蘇
師子屏風贊 大蘇
管幼安畫贊 小蘇
王定國眞贊 大蘇

秦少游眞贊 大蘇
參寥子眞贊 大蘇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大蘇
石室先生畫竹贊并序 大蘇
諱辯 韓
桐葉封弟辯 柳
讀儀禮 韓
讀墨子 韓
讀荀子 韓
讀孟嘗君傳 王

題逸少帖 大蘇
題唐氏六家書後 大蘇
書黃子思詩集後 大蘇
書東皐子傳 大蘇

卷四十一

策

審勢 老蘇
審敵 老蘇
策畧一 大蘇
策畧二 大蘇

策畧三　大蘇
策畧四　大蘇
策畧五　大蘇
策斷上　大蘇
策斷中　大蘇
策斷下　大蘇

卷四十二

策

專任使　大蘇
無沮善　大蘇

決壅蔽　大蘇
抑僥倖　大蘇
均戶口　大蘇
較賦役　大蘇
省費財　大蘇
勸親睦　大蘇
敦教化　大蘇
蓄材用　大蘇
定軍制　大蘇
練軍實　大蘇
教戰守　大蘇
倡勇敢　大蘇
厲法禁　大蘇
去姦民　大蘇

卷四十三

策

君術一　小蘇
君術二　小蘇
君術四　小蘇
君術五　小蘇

臣事一　小蘇
臣事二　小蘇
臣事三　小蘇
臣事四　小蘇
臣事五　小蘇
臣事六　小蘇
臣事七　小蘇
臣事八　小蘇
臣事九　小蘇
臣事十　小蘇

卷四十四

策

民政一　小蘇
民政四　小蘇
民政五　小蘇
民政六　小蘇
民政七　小蘇
民政八　小蘇
民政九　小蘇
民政十　小蘇

卷四十五

辭命

齊國佐對晉人　左
王孫圉對趙簡子　左
鄭子家告趙宣子　左
晉侯使呂相絶秦　左
鄭公孫僑對晉徵朝　左
子產對晉人問獻捷　左
王子朝告諸侯　左
左史倚相規申公　左

敬姜論勞逸　國語
鄭無正論壘培　國語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國語
襄王止晉殺衛侯　國語
鄭燭之武說秦伯　左
臧孫論詰盜　左
吳蹶由對楚子　左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左
陳芋尹蓋對吳子　左
子產答韓宣子買環　左

子產對晉人問立駟乞　左
鄭游吉對士景伯　左
越使諸稽郢行成於吳　國語
晉陰飴生對秦伯　左
魯展喜犒齊師　左
定王使王孫滿對楚子　左
定王辭晉獻齊捷　左
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左
子產對晉壞垣　左
鄭子產爭承　國語

子產對晉邊吏讓登陴　左
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左
晉郤至答楚子反　左
晉叔向詒子產論鑄刑書　左
衛祝佗爭先蔡　左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左
子產論晉侯疾　左
子產論尹何為邑　左
趙良說商君　史

卷四十六

書

與高司諫書　歐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
上范司諫書　歐
上田正言書一　王
上田正言書二　王
上蔡學士書　曾
上歐蔡書　曾
上文丞相書　曾
上富丞相書　老蘇

應制舉上兩制書　大蘇
上昭文富丞相書　小蘇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大蘇
上韓樞密書　老蘇

卷四十七

書

樂毅報燕王書
李斯諫秦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薄昭與淮南王書

上張僕射論辰入夜出書　韓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
與呂恭書　柳
上杜學士書　王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
答元侍御書　柳
與太學諸生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
柳宗元與退之論史官書　柳

與孟簡書　韓
柳宗元答周巢書　柳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韓
與李睦州服氣書　柳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柳

卷四十八

書

移太常博士書　劉歆
黄州上文潞公書　大蘇
答史沨書　大蘇

答張籍書　韓
重答張籍書　韓
上兩制諸公　小蘇
上兵部李侍郎　韓
答李翊書　韓
答陳商書　韓
答劉正夫書　韓
答竇秀才書　韓
答尉遲生書　韓
與友人論文書　柳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柳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柳
答吳充秀才書　歐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歐
上歐陽内翰書　老蘇
上田樞密書　老蘇
答謝舉廉書　大蘇
答李端叔書　大蘇
答劉沔書　大蘇
上邵學士書　王

與祖擇之書　王
上人書　王
答錢公輔學士書　王
與蔡君謨求書　歐

卷四十九

書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
後十九日復上書　韓
上宰相第三書　韓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與楊京兆憑書　柳
投時相書　歐
上韓太尉書　大蘇
上梅直講書　大蘇
上劉侍讀書　大蘇
上曾丞相書　大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小蘇

卷五十

書

與崔羣書　韓
答崔立之書　韓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
與陳給事書　韓
與袁相公書　韓
為人求薦書　韓
答呂醫山人書　韓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
與孟東野書　韓
與李翺書　韓
答馮宿書　韓
答侯繼書　韓
與蕭翰林俛書　柳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
與郭秀才書　歐
與陳員外書　歐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
上王長安書　老蘇
與李方叔書　大蘇

與章子厚書　大蘇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大蘇
福州上執政書　曾
答部州張殿丞書　王
答李吉甫書　李定

卷五十一

啓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韓
為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韓
上郭侍郎啓　王

賀歐陽樞密啓　老蘇
賀文太尉啓　大蘇
賀韓魏公啓　王
賀呂副樞啓　大蘇
賀楊龍圖啓　大蘇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大蘇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謝相府啓　老蘇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啟　大蘇

謝應中制科啓　大蘇
登州謝兩府啓　大蘇
謝中書舍人啟　大蘇
謝賈朝奉啟　大蘇
謝王司封啓　王
答試館職人啟　大蘇

狀

賀徐州永僕射白兎狀　韓

卷五十二

序

帝王世次圖序　歐
後序　歐
大祖皇帝總序　曾
仁宗御集序　歐
古史序　小蘇
張中丞傳後序　韓
删正黃庭經序　歐
孫子後序　歐
古今家誡序　小蘇
列女傳目錄序　曾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
内制集序　歐
外制集序　歐
田表聖奏議序　大蘇
范貫之奏議後序　曾
徐幹中論目錄序　曾

卷五十三

序二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
荊潭唱和詩序　韓

石鼎聯句詩序　韓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韓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
愚溪詩序　柳
梅聖俞詩集序　歐
書梅聖俞稿後　歐
禮部唱和詩序　歐
蘇氏文集　歐
廖氏文集序　歐
江鄰幾文集序　歐

歸田錄序　歐
續思穎詩序　歐
釋祕演詩集序　歐
釋惟儼文集序　歐
范文正公文集序　大蘇
六一居士集序　大蘇
邵茂誠詩集序　大蘇
樂全先生文集序　大蘇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大蘇
牡丹記叙　大蘇

胡寅字序　歐
趙德麟字說　大蘇
楊薦字說　大蘇
石仲卿字序　王
聽琴序　曾
序飲　柳
序棊　柳
叙盜　曾

卷五十四

序三

送王秀才序　韓
送孟東野序　韓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送楊少尹序　韓
送齊皥下第序　韓
送高閑上人序　韓
送文暢序　韓
送廖道士序　韓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
送鄭尚書權序　韓

送鄭十校理序　韓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
送楊支使序　韓
送許郢州序　韓
贈崔復州序　韓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送石處士序　韓
送殷員外序　韓
送湖南李正字序　韓
送竇從事序　韓

贈張童子序　韓
送王秀才序　韓
送牛堪序　韓
送陳秀才彤序　韓
送孟秀才序　韓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柳
送董邵南序　柳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

送楊寘序　歐
送楊子聰戶曹序　歐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歐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歐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
送周屯田序　曾
送江任序　曾
送蔡元振序　曾
贈黎安二生序　曾
送趙宏序　曾

送孫正之序　王

卷五十五

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
吉州學記　歐
南安軍學記　大蘇
仁宗御飛白記　歐
御書閣記　歐
仁宗皇帝飛白御書記　大蘇
上清儲祥宮碑　大蘇

徐泗壕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
藍田縣丞壁記　韓
鳳鳴驛記　大蘇
永州鐵爐步志　柳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
桂州新城記　王
錢塘六井記　大蘇
石鍾山記　大蘇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
莊子祠堂記　大蘇
李太白碑陰記　大蘇
齊州閔子廟記　小蘇
張益州畫像記　老蘇
道州毀鼻亭神記　柳
樊侯廟災記　歐

卷五十六

記

永州新堂記　柳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柳
夷陵縣至喜堂記　歐

韓魏公醉白堂記　大蘇
蓋公堂記　大蘇
有美堂記　歐
相州晝錦堂記　歐
墨君堂記　大蘇
張君墨寶堂記　大蘇
王君寶繪堂記　大蘇
畫舫齋記　歐
東齋記　歐
眉州遠景樓記　大蘇
李君藏書房記　大蘇
燕喜亭記　韓
豐樂亭記　歐
峽州至喜亭記　歐
峴山亭記　歐
泗州先春亭記　歐
游儵亭記　歐
陳氏榮鄉亭記　歐
李秀才東園亭記　歐
蘇氏族譜亭記　老蘇

喜雨亭記　大蘇
放鶴亭記　大蘇
墨妙亭記　大蘇
黃州快哉亭記　小蘇
道山亭記　曾
凌虛臺記　大蘇
超然臺記　大蘇
擬峴臺記　曾

卷五十七

記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柳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歐
羽因大師塔記　歐
彭州圓覺禪院記　大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大悲閣記　大蘇
勝相院經藏記　大蘇
中和勝相院記　大蘇
清風閣記　大蘇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王
游黃溪記　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
鈷鉧潭記　柳
鈷鉧潭西小丘記　柳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柳
袁家渴記　柳
石渠記　柳
石澗記　柳

小石城山記　柳
菱谿石記　歐
浮槎山水記　歐
木假山記　老蘇
畫記　韓
石氏畫苑記　大蘇
洛陽牡丹記　歐

卷五十八

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
太原王公神道碑 韓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 韓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韓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
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韓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歐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并序 歐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并
序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
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歐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
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歐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歐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并
序 歐

司馬溫公神道碑 大蘇

卷五十九

碑銘

南海神廟碑 韓
處州孔子廟碑 韓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
箕子碑 柳
衢州徐偃王廟碑 韓
黃陵廟碑 韓

湘源二妃廟碑 柳
平淮西碑 并序 韓
柳州羅池廟碑 韓
表忠觀碑 大蘇
潮州韓文公廟碑 大蘇
袁氏先廟碑 韓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韓
曹成王碑 韓
饒娥碑 柳
龍安海禪師碑 柳

塗山銘 柳
沛國漢原廟銘 柳
武岡銘 柳
徐州蓮華漏銘 大蘇
三槐堂銘 大蘇
九成臺銘 大蘇
擇勝亭銘 大蘇
鼎硯銘 大蘇
文與可琴銘 大蘇

卷六十

墓誌銘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韓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韓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
孔左丞墓誌銘 韓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韓
王評事墓誌銘 韓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
張給事墓誌銘 韓
孔司勳墓誌銘 韓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韓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韓
襄陽盧丞墓誌銘 韓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韓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 柳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柳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歐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歐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歐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柳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韓

卷六十一

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
南陽主簿黃君墓誌銘 歐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歐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歐
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并序 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歐
翰林侍讀侍講學士王公墓誌銘并序 歐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歐
江鄰幾墓誌銘 歐
蔡君山墓誌銘 歐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王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王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王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卷六十二

墓誌銘

太子太師致仕杜祁公墓誌銘 歐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令諡文簡程公墓誌銘 歐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歐
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王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
施先生墓銘 韓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歐
孔處士墓誌銘 王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王
王深父墓誌銘 王
柳子厚墓誌銘 韓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
李元賓墓銘 韓
覃季子墓銘 柳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并序 歐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歐
尹師魯墓誌銘 歐
梅聖俞墓誌銘 歐
馬氏女雷五葬銘 柳
馬少監墓誌銘 韓
張子野墓誌銘 歐

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 歐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 歐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歐
卷六十三
墓表 傳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
胡先生墓表 歐
連處士墓表 歐
處士征君墓表 王
石曼卿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歐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歐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歐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歐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歐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歐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王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王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王
瀧岡阡表 歐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韓
故御史周君碣 柳
黃憲列傳 後漢
何蕃傳 韓
安重誨傳 小蘇
巢谷傳 蘇
圬者王承福傳 韓
毛穎傳 韓
種樹郭橐駝傳 柳

梓人傳 柳
六一居士傳 歐
許氏世譜 王

卷六十四

行狀 祭文

贈太傅董公行狀 韓
段太尉逸事狀 柳
太尉逸事如右 柳
潮州祭神文五首 韓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歐
又祭城隍神文 歐
祭顏光祿文 王僧達
哀陸長源鄭通誠文 白居易
祭柳子厚文 韓
祭穆員外文 韓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韓
祭呂化光文 柳
祭吳尚書文 歐
祭資政范公文 歐
祭杜祁公文 歐
祭尹師魯文 歐
祭蘇子美文 歐
祭梅聖俞文 歐
祭石曼卿文 歐
祭劉給事文 歐
祭丁學士文 歐
祭謝舍人文 歐
祭尹子漸文 歐
祭史彥輔文 老蘇
祭歐陽少師文 曾
祭馬龍圖文 王
祭曾博士易占文 王
祭程氏妹文 李翱
祭鄭夫人文 韓
祭十二郎文 韓
獨孤申叔哀辭 韓

文編卷之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制策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闕對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艸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
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
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
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
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
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
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
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
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

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
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
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
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
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
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
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
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
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
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
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
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
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
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
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
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
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

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

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

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更作）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漢武意以法古無補而董子願稱任德更化此學術醇固處。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

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禼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

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

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

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

宵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養士求賢）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

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千古同解）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敬誠致行中武帝之病與學一議得用賢根本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明對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其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

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

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

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
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
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
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
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
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
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
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
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
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
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
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捄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
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
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
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
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
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艸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

疇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寖以

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法天法古是一篇大意脉絡井然

三問文采恭勁似對者無以勝

文編卷之一　終

文編卷之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評

對

芋尹無宇對楚子

中山靖王聞樂對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賈捐之罷珠厓對

李尋災異對

芋尹無宇對楚子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是也），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王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䖟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辠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辠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

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語明切簡勁綱法健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而帝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下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賈捐之罷珠厓對　援古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只平平敘來而得失自見）

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曲盡戰死之痛人主亦人也使見亦寧不動心乎）

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illegible]獨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
用恤關東爲憂 漢書賈捐之傳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
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
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
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

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

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疾成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

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繆於時者當知爭之

以須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
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
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
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
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
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大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
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
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
國君之咎也今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

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
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
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
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
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
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
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櫪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
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
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
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亡求備以
傳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
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
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
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
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
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

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
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
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
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
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文編卷之二 終

文編卷之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諫疏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
仲山父諫立少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召公諫監謗　國語
芮良夫諫專利　國語
里革諫夏濫淵　國語
石碏諫寵州吁　左
臧僖伯諫觀魚　左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
宮之奇諫假道　左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屠蒯諫晉侯　左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晏子諫誅祝史　左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
子胥諫伐齊　左
信陵君諫魏王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劉輔諫立趙皇后
嚴尤諫伐匈奴

虢文公諫不籍千畝　國語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叶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乃

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讀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芮良夫諫專利　讀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

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里革諫夏濫淵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石碏諫寵州吁 隱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眕重也言不能自重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隱五年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

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桓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存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富辰諫以狄伐鄭 僖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毋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爲后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毋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亡不至動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

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鬭將毁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

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于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

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毋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

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讀

白公子張諫靈王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是作書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

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于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毋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不聽卒鑄大錢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十年 諭

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
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亡怨動亡違事其祝史薦信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
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
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
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
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
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
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
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吾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子胥諫伐齊 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信陵君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文編　一八　卷三

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雁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蕭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于伊闕大破二國之君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眾願使君

縣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于郊埜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

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王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于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者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奇文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殊走盤之文不可獨讀）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前后反覆無非是說以中國勞蠻夷之意）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應越人相攻不可救）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轝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應前林叢）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生前與子反起與前如是分作兩段用之）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亡食行者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

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劉輔諫立趙皇后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嚴尤諫伐匈奴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

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艸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文編卷之三終

文編卷之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疏

管仲論受鄭子華
季文子論出莒僕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晉伯宗論伐狄
師曠論衛人出君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薳啓疆論辱晉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伍舉論章華之臺
晏子論梁丘據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莊辛論幸臣亡國
賈山至言
鼂錯論貴粟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張敞論霍氏
貢禹論節儉

郭舜論通康居
谷永論神怪

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七年　讀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八年 讀

北文兩段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

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

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僖十九年 讀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晉伯宗論伐狄 宣十五年 讀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十四年 讀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司馬侯論三殆 昭四年 讀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

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蹶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
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薳啟彊論辱晉　昭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啟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

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

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伍舉論章華之臺　　讀

支有反覆

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莊辛論幸臣亡國　文亦奇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于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鈆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

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栗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論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士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後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

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

得衣食亡罪而死者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隳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此文古質固未逮有奇氣而不用繩墨
與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鼂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飢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疋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直是五穀便可蒸作佳飯而文律亦甚嚴矣

董仲舒論限民名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因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于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張敞論霍氏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于魯，大夫趙衰有功于晉，大夫田完有功于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于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貢禹論節儉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

梱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

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餧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雖至質斯至文矣

郭舜論通康居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亡禮之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入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谷永論神怪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

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猶曰經年寖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文編卷四終

文編卷之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illegible]

疏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論積貯疏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谷永上救陳湯疏
杜欽說馮奉世疏
劉向論起昌陵疏
谷永論梁王立亂疏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歐陽修論選皇子疏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

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于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毋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此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

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為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

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狶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有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

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亡倍畔之心上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

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跖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折轉）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又折）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數句說盡薄俗）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
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弃禮義捐
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
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
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
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俗（千古同恨）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
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

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爲（奇論有味）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
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
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
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
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

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
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
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
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因舉以
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
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
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悳義師道之教訓此
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
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節次整然）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
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習）
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
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
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
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

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知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

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之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

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主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

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

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本作不敝）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又特說）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

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況備大臣之節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
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
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
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
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
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

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恥、俱苟
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
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
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為
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
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大有
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
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
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
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
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
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
俱存、彼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
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

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讀治安策若其酸讀此疏喜其辣

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變化節節不同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矣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名言語）（至之備首之旨）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

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擬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此與晁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祖也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谷永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趙奉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文醇

杜欽訟馮奉世疏

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

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

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于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亡不之也夫嬴博

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禮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椁之麗

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其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步步有關鎖文字

谷永論梁王淫亂疏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持論得大體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

辯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成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歐陽修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與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御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青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

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徃徃仰瞻天顔而退其貝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得密邇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于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亡一人可親居內則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欲言也况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于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臣昧死再拜

先說處置後論事情

只以人情真切處感動人主曉人不當如是邪

文編卷之五終

文編卷之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疏請

魏絳請和戎　左
聲子請復椒舉　左

魏絳請和戎 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

獲戎失華毋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

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艸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聲子請復椒舉 襄二十六年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

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

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

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文編卷之六　終

文編卷之七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疏議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侯應罷邊備議
劉歆毀廟議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韓愈禘祫議
韓愈復讐議
柳宗元駁復讐議

韓安國王恢議擊匈奴

大行王恢燕人數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于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

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前代之嘗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

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
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
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
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
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
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艸居處亡常
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
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于風聖
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
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

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
奴不敢飲馬于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
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
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
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
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
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
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
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
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
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
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
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
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自足齋生評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

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侯應罷邊備議 漢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

欲亡者多，且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愈出愈奇

谷永受伊邪莫演降議　蕭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劉歆毀廟議　　敘功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
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
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
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
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
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亡寧歲一方

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
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
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
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
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北四垂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
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摹可見又招集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
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爭之
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太業為太祖孝文皇帝
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
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
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
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
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
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
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
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

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嚴整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韓愈禘祫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効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

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盖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盖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平正妥貼

韓愈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勑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

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亡失其指矣謹議

柳宗元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

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文編卷之七 終

文編卷之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封事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王嘉論董賢封事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劉更生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

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攄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悳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悳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今此下民亦孔

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

二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陁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眾輻輳于前毀與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

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

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
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
與顏淵子夏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
引不爲比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
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
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

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
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
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
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
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
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
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
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
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
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
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

此文最有法度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前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句亦錯皆甚細事）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

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論行激切）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此言王氏所以驕蓄之故）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于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此數之論議之向可為危言）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不待為漢忠即目為王氏忠謀事亦十分剴切）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令其宗族滅東宮之意外家之禍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此等文字爲忠誠第一

王嘉論董賢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于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于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其言切然

終不怨怨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枋死于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
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
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
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
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
卒甚于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
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

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
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
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
能自止或以為籌者人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
而有此大謗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
有益于國不敢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
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亡厭小人

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贊直

王嘉再論董賢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以黜府藏已竭惟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

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增田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意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于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惟陛下省察

卷之八　終

文編卷之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表

諸葛亮出師表
諸葛亮再出師表
韓愈論佛骨表
蘇軾徐州賀河平表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一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
蘇軾賀駕幸太學表
王安石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王安石第二表
李密陳情表
歐陽修乞罷政事表
王安石乞罷政事第二表
歐陽修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王安石乞退第一表
王安石乞退第三表

歐陽修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王安石謝宋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歐陽修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表
蘇軾謝宣召入院表
蘇軾謝除侍讀表
蘇軾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歐陽修南京留守謝上表
歐陽修亳州謝上表
王安石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曾鞏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歐陽修謝賜漢書表
蘇軾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王安石謝賜對衣鞍馬表
歐陽修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蘇軾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蘇軾杭州謝放罪表
蘇軾又謝太皇太后表

諸葛亮出師表　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

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一則曰先帝再則先帝此武侯感動後主處

諸葛亮再出師表

讀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illegible]）二也（[illegible]）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

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韓愈論佛骨表　讀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

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

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于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蘇軾徐州賀河平表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人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求當潤下可不溢流爲歲久之亡虞故患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亡溥天同慶維豐沛

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流寘孤城之若塊逌兹平定爵秩祿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抃下情而作頌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一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祜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睹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遹種一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允塞稱冀帝之新禮廟邐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裁第五玉以錫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飛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丏升臣夙叨異獎親佐休成雖亡預于駿奔寔不勝于稱抃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

精明條達神聽願而依復齋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臣聞昭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曠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邁臣有董正之治官潔豐粢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義且恩浹隸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豈兒寬之淺陋從蓋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是句傳抑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蘇軾賀駕幸太學表

華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益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與爵從與意歎過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帷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于西戎

王安石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陽春生物偶霈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復已修於消變數或係於非常當服爽儀用安羣下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知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滂沛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大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方來朝當耶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囘淵聽俯徇輿情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于臣誠

王安石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第二表

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朝劇奏尚闕聞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闕而再扣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合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寧納隍而與念七載于此綏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稍愆亢宸慈深軫舉祀得修恐從狩兵則祀慮其凶忌滿歲矣則躬發其服仍損內饔之萊兼虛正宇之朝然行禮貴從宜事雖泥古而況甫臨誕節爰舉慶儀行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變制難副羣情伏望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敷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

李密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亡朞功彊近之親內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亡祖母亡以至今日祖母亡臣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

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歐陽修乞罷政事表

臣聞士之行已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益迫於此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逢遂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媿虛名之浮實暨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興臣之本末亦豈頃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衛身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務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洶議以交興謗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于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于頼天地保全之力脫風波陷阱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衛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况乎擁蓋搖旌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懇衷許臣解劇繁處之閑俾物還其分庶獲遂于安全心匪亡知豈敢忘於報效

王安石乞罷政事第二表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于不能苟非集于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于量已志欲稱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慁聖聰又知素履之艱諧繼以積病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絕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顧命終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闊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于末路具瞻之地得效命於時材

歐陽修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聦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黷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明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晩節今乃苦于衰病莫自支持顧難月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

矜天慈謂難逼於桑榆未忍棄于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于印綬多自駕于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俯以保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因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幸勤白首迄亡一善之酬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斷恨何可勝陳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瀆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亡能器小易盈遇則不勝於幾覆往以早際千齡之亨會叨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禀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于守亳之初遂決窮辭之計逮此三遷於成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

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成遂生梟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于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憫恤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衰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謳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歐陽修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慮瀆煩其已極瀆溢雖情有迫于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罪戾殆至亡已惟以至誠期於必遂自乞憐於君父不宜試於哀鳴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官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于華顯然而庸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駭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于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于弃捐竊惟臣知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

而臣口日誦于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冒瀆再三之煩瀆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益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于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印綬於有司自架柴車而即路晚節知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王安石乞退第一表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瀝肝肺之誠冀垂哀矜之聽臣受才鄙劣遭遇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之遂尸於宰事謀猷淺拙器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于亡耻久宜辭位尚苟貪恩豈圖眷拙以乖方重以昏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屆紀以來浸淫遂有大懼典可之職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尚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各皆祇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瘝官

仰勤高明俯昭惻恆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攖瘵之深及未干鈇鉞之誅今遂解樞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卑協於師虞

王安石乞退第三表

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氷之懇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追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于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爲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湯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敝車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蟄

歐陽修謝明堂覃恩轉官表

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成被逐容僥倖亦與褒升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叨竊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纘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明受上天之多福誕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於成郊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之一介之微又亡執事之勞徒隨羣辟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雖異衆以爲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亡措

王安石謝朱炎傳聖旨令視事表

使指遊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恨眷存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慚悸伏蒙皇帝陛下人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詔賦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躋履亡朋誠弗忍于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于器使永惟犇勵徒誓糜捐

歐陽修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勛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萌毀欲辨亡由少忤要權其既不剛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逆于中人功亡益于當世用之未見有効去之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于曖昧泯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謫藩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王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歐陽修謝宣召入翰林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縉紳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特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前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憂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于希進加以籌危之迹俛狹安攻進退動繫于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叨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之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荅鴻恩

蘇軾謝宣召入院表

詔語春溫再命而儤使華天降一節以遄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官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哀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擢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効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蘇軾謝除侍讀表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高選省衙非稱僶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爲職考功課吏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允堪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思深長德業久大受先帝投艱之託爲神孫經遠之謀故選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多聞謂臣雖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故使朝夕與於討論奉永日之清閒未知所報畢微生于盡瘁誓效此心

蘇軾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七年遠竄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絏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與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乾非受命之符清淨亡爲坐復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艸木之微共霑雷雨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汲汲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心

歐陽修南京留守謝上表

守宮鑰之重，豈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竊任非堪，兢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享數奇屯。毀譽交興，兩皆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効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災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逮此六年，外更二守。學俗安而杜口，負素志以愧心。物貿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荷借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猶領少勤於獄事，時得取悅於眾人。苟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歐陽修亳州謝上表

武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怨出仇家，構為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殆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誣，遂投讒賊。要念臣性實甚愚，而跡于接物，事多輕信，而待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萬口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躋。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汩惡辭於重任，尤深惕于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穎秩，愈更叨榮。莫逃微律之譏，實負心顏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于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彊，蓋迫衰殘。既獲免于非辜，仍曲從于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王安石謝男雱除中允說書表

恩寵加于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于公朝誠難自昧仰瞻睿訓曲諭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定重兢慙之至伏念臣首叨召節待詔詞林臣被賞書使習經術更歲月莫積消塵竊觀上智之日躋内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當述鑽仰之方豈有招延之譽恕已董正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惟皇帝陛下屈體俊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盡睦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踐豪僞備厚訓飭加嚴攝實未安寄顧有慮

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論藝之識興啟方御實參備于討論諸哲木終已纖叨于獎擢獲世官于開卷嗣家學于朝廷自非忘揚何以報萬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有于素守

曾鞏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一遂闕庭十移星曆頒彤帟于歯髮亡報稱于毫分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皆遂性術用頒正之典寵沾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時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

歐陽修謝賜漢書表

伏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與化、乃致治之所先、哲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衛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僚之列、不忍遐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終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千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蘇軾謝賜對衣金帶馬表

服章在笥、貢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生有待、天地亡窮、艸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嘆致于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陟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于求賢、卑宮菲食、而修于養士、十萬豈輕于千里、念井其人、言有重于兼金、當思所報、

王安石謝賜對衣鞍馬表

出大庭之顯服來以精鏐引內廐之名駒傳之錯釆降恩所逮朽質知榮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疹中預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綸恩潤色曾莫效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于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篤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誓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

歐陽修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慙省躬涕泗伏念臣　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盱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儲藏之錢取息于農民而臣方久苦于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諳于物議始知不便于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于班給顧已逼于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宸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砥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蘇軾謝失覺察妖賊放罪表

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王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在懸憐之數伏念臣早蒙殊遇擢領大邦上不能以道化民達忠孝于所部下不能以刑齊物消奸究於未萌致使妄庸敢圖僭逆原其不職夫豈勝誅況茲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至于捕斬羣盜之功乃是鄰近一夫之力苟以其始偶出于臣雖爲國督奸常懷此志而因人成事豈足言勞勉自列于消埃庶少寬於斧鉞豈謂蕩然之澤許以勿推收驚魂于散亡假餘生之晷刻退思所自爲幸何多

文編　卷九　四十　表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舞虞舜之干示人不殺祝成湯之網與物求生其間用刑本不得已稍有可赦無不從寬務在考實而原情何嘗記過而忘善益悟向時之所坐皆是微臣之自貽感愧終身論報亡地布衣蔬食或未死于飢寒石心木腸誓不忘于忠義。

蘇軾杭州謝放罪表

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益二人上章待罪奉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尚荷天慈不從吏議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知難每以爲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于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惟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羣下退託于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

文編　卷九　四十一　表

不省循過咎祗服簡書益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貫捨用益廣於堯仁

蘇軾又謝太皇太后表

亂萃之朱不請而決蓋恩威之亡素致奸猾之敢行方俟譴呵豈期寬宥伏以法吏綱密蓋出於近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覩祖宗信任之意以州郡責成於人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身之至公納萬方于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謂事有專而合宜情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奉從

文編卷之九　終

文編卷之十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奏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劉向上星孛等奏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涓勳論丞相宜奏

翟方進劾涓勳奏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陳崇劾陳遵奏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賈讓論治河奏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復刺史奏

丙吉奏記霍光奏　册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

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鳳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飢死于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老成之將直陳所見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累叙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屮、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音譙 [illegible]）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

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illegible]）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埜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劉向上星孛等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

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埜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亡所畏忌爲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宜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棄市

涓勳劾丞相宣奏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翟方進劾涓勳奏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并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奸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陳崇劾陳遵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用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毋將隆收還武庫兵器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賈讓論治河奏　分敘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

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堤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從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潰

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堤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

上湊潤上據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堤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為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寮率

朱博復刺史奏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奏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効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丙吉奏記霍光　附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繈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王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人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文編卷之十　終

文編卷之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上書一

蘇代遺燕昭王書
蘇代約燕昭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蘇代遺燕王書　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

質于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于齊也而齊未加信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

而貫十倍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

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

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錟戟在後決滎口魏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於魏質至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于離石遇敗于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

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王不行蘇代復重于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

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迹逾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姦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忘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全是戰國文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亡美惡入宮見妒士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于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于俗牽于世係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復於天下何則欲善亡猒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

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秖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

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牵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于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非不綺繡酷無裁製

文編卷之十一

文編卷之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上書二

司馬相如諫獵書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公乘興訟王尊書
谷永等救劉輔書
梅福論王氏書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鮑宣論董賢書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何武言傅喜書
歐陽修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歐陽修通進司上書
鼂錯言兵事書
鼂錯上守邊備塞事書
鼂錯上募民徙塞下事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論征伐書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魏相諫擊匈奴書
耿育上書訟陳湯書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辜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

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公乘興訟王尊書

尊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刦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

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于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亡辜制于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

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谷永等救劉輔書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受用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梅福論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于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尹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于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

郡求索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艸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

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者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仇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䳒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爲其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戚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本論王氏而先請受丁傅政恐論王氏者不可不納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敎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

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

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于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此等文字是皆直寫胸中所見而非有意于為文者也然其文亦自勁健但不密耳

鮑宣論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一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

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于冢宰三年亡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

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托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于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何武言傅喜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歐陽修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月日具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于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于是邪佞之

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亡不亂人主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而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

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于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

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為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

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不思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姦邪，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

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知聰明，群臣善惡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恐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

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空引後節節應前

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鼓厲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于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

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諭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

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愼爲賢及其弊也爲黙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于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亡事因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

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于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釁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太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寔爲盛德于朝廷補助之効不爲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于今日之成効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于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

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亡心耳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曉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

置之京師使僭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候誅戮

反覆充拓

歐陽修通進司上書 論財用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

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埜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怵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

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脅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審吾苦兵討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于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

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埶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埶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redacted]之彊資以事胡李因天下而不得

盛漢以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若秦漢之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亡益而罷之矣至於齎官入粟下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

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損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討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

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方能經財利而善

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其衆有可不惜百萬之衆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鄖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聞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祖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過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

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于軍衆輸送多苦秋霖延州已寒冬服尚滯于路其艱如此大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行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可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言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微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

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觀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畝田人挽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敝，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

下，彊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官田，優其課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

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弃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常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

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
非他由與利廣也夫與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
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于
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
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
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
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
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
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
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

文編　一〇〇卷十二　重　上書

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
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
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
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亡窮鹽者出于水而不竭賤而
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
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
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
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
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
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
之分其利寧使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
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
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
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
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
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
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隨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
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
衰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爲至之策也願陛
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

文編　一〇〇卷十二　萬　上書

修昧死再拜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此文此史文選古[illegible]）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若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文編 八卷十一 上書

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錯言邊事諸書深究利害之實不當以文字觀之

鼂錯上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士戍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敘事錯綜古實

鼂錯上募民徙塞下事 讀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
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
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

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
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
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
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
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
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
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
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

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眞西山曰三書論邊事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
可施之當時而已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漢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亡遺策而功流萬世人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亡城郭

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竟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挽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收論兵此最的）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竟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而後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嚴安論征伐書　讀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
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
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下五
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
也于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轂擊介冑
生蟣蝨民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
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
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

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
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
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
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
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
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
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
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
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于亡用之地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
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
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
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史之吏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
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
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
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
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
今中國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
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
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控弦轉輸軍
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
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
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
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亡
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
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
則不可稱諱也

讀漢人文當看其氣骨如此文尤雄渾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援古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來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于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

恢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亡罔之費役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疏以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于漢因以自絕終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于亡形聰者聽于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內辯者轂擊于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耿育上訟陳湯書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亡罪老

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

舌爲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然之福其不勝也必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

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攻伐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于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其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皆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

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

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

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橫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強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彞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粮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寔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

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
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刳臠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
地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

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
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
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以
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此老
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
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
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
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
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
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
彊睦鄰安靜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
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
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
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
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
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
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
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意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
衆人好勝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
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　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宛曲周繹取喻悲閎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位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

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亂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胷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

賀和樂與天下極天下幸甚

文編卷之十二終

文編卷之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上書

歐陽修準詔言事上書
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上皇帝書
蘇轍上神宗皇帝書

歐陽修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

蠻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恐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罕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求實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

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

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遂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

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也。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蔽，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柄以臨之，則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

何謂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循嘿以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已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它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少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鈍於訓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用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一二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

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勝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

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滅

迹而失之矣今欲無人可用則宰用龍鍾跛躄庸懦鄙劣之人守邊之兵猶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廣閘之今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討兵單

于毫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戰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御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非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悖其意何在蓋見中國勞弊兵所聚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耳今若勅邊將嚴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

[illegible]兵敗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
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戎通謀、欲作二國
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
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
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
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未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
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
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
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
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

之也、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illegible]而屢勝、常有輕
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非愛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
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兵[illegible]怠[illegible]之時、此
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賊有
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
討、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驕吾[illegible]
[illegible]非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時也、自[illegible]
[illegible]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
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衰、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
之一[illegible]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

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遍於天下、其間豈無
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
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
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
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
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
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
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
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

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
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
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
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
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
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貪官吏、豈有澄清糾舉
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
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
[illegible]剝衆民、尚或不及、貪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
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

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遑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文編

宋轉却甚明白

蘇洵上仁宗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

文編　卷

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

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未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
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言當擇賢用人）
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
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
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
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自致而
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
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
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上哉是以雖
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

繁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
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
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敗天下之吏自
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
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
以爲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
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
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
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准官六
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

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
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
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
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于州縣不足甚惜
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
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
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
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
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於朝廷安肯
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

是不思之甚也議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
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
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
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
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
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
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紜
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
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
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得制科以非常舉之

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徒
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
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脩潔博
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而詩
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
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
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弟將復任其孫孫又任
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
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
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

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原見其粗而未
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
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
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
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
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
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
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
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
愚以為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

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顯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
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
學不得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
弟亦當勉彊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
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
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
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
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
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
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

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
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
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
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
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
一人而其下皆可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
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
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
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
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

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
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
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前立考課之司
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强明者一人以專治其
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
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
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
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
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
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

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
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
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
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
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
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
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
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
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
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

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
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
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
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
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大守
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
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
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
之吏位卑而祿薄法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
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

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
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
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
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
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
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
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
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
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
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

聽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

而待之又甚輕其下第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可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

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

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

人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
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
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
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
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學意恣行
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接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
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
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
人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
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

知已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　且之可以僥倖而無
難也如此則臣大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
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
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
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
相覿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
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入不必
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illegible]常有所
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以賓[illegible]吾[illegible]此其心不有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

之無畏也故因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
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
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
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
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愴惶失次爲夷狄
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
令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
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
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
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

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
事不必彊之於口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
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
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
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
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
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
洗濯于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
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

度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患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

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

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當得以借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發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出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躁遠宦官之過陛下狎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

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詆訾賢人之語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絶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信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

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彊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絶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

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彊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

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征輕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

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

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

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

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
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
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
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
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
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
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
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
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

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
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
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
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
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
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
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
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
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

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
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
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
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
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
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
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
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
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
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

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
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時
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
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
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
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
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
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
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

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至於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

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深。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

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

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

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

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

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先朝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情願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

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

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洪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

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

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

空名而遺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彊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

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彊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命、天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

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

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宗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

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

用，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它。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説，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説，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

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朝夕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蹉跌，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東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

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變。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𡚁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

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綱紀，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眾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

善，而王述不說，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

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

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説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蘇軾上皇帝書

元豐元年十月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罌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

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

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

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兵于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奸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

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甓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有近歲以

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
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
不足薄責好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
乃敢出息錢貸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
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
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
取以　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
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
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
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

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
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
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
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
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
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
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
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
外求　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固人情重而法輕者

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陷
倫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
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
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
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
彊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
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
百千使以釀酒足使人募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
它用者坐贓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
此又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

當言欲默然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
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
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
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
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
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
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
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
士別開仕進之門使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

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它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

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蜂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識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蘇轍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肖忝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一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

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

不獲也臣愚不肖竊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獘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

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雲失衆橫

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戰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將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恭年之前而悔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艱苦內變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

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發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末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爲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債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

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儲備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齊車驅馬而引丘山之載平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陷而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臣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

官也而後有是吏是民而置官是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局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溢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競其前不愧詐僞

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思亂思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接相躡肩肘相遠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漸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

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間亦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

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勞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顧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

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上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

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蓋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賦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

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行是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illegible]宗若行理而不郵怨非不郵怨知其

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困力屈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覩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

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徙
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
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
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止入邑至
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
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
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
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
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
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

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于是召募日增
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
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
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
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
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偏障
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
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
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
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與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
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
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
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
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
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
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
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
業等五人使備西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
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

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
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
錢損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于飲
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
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
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
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
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
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何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
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

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虞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于茶鹽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

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雖羅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于內郡

其費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

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

獨孕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命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于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于近郡官爲廬舍而稟給之使得治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

以不告之祿尊之以不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於爵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臨歷戚戚而無以爲榮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

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于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畧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

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復較者得其羨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

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于南則不足於北捨之于東則有餘于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于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識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節者富之端也不足節者貧之源也從其可節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節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

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費於有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候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節之費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節而救

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于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

源者不見其流發其端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于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排之昔日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于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于惑衆人非之于下

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耕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有之則爲漢文帝不有則爲唐太宗伸縮進

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文編卷之十三　終

文編卷之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說

蘇秦說秦惠王
蘇秦說燕文侯
蘇秦說趙王
蘇秦說韓王
蘇秦說魏王
蘇秦說齊宣王
蘇秦說楚威王

蘇秦說齊閔王
張儀說韓王
張儀說楚王
張儀說魏王
張儀說齊王
張儀說趙王
張儀說燕王
張儀說秦論攻魏
蘇代爲韓說秦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黃歇說秦昭王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枚乘又說吳王辭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杜欽說王鳳論爵賓

蘇秦說秦惠王　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埶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于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于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王、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

烏集闕，見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于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于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廟之內，不式于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于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蘇秦說燕文侯　韓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于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于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于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趙王 策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于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亡敢盡忠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亡事請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于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王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愼亡出于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彊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

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亡三夫之分舜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于胸中矣豈掩于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于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

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

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說韓王　前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魏王　讀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郾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下行不休已亡以異于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于楚然橫人訹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于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秦說齊宣王　讀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

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

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楚威王　讀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

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于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

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

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檳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

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
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
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
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
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
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
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
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

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
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
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
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
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
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
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
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
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
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

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
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
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
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
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
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
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
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

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
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
乘之國二再戰北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
臣於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
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
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
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
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
于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
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

之者待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

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亡成謀則其國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

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雄詞奇句出之不盡真雖上之文秦漢古作也

張儀說韓王

讀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于墮千鈞之重、集于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伯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張儀說楚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爲固扁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于秦韓入臣

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

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于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于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危作）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于楚楚太子入質于秦請以秦女爲

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張儀說魏王

張儀爲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粮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于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危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

是易北不敢堅戰患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張儀說齊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搏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于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説趙王

張儀爲秦連横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于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微甲鈍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于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于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一軍軍于成皋敺韓魏而軍于河外一軍軍于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于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弃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于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張儀說燕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三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幷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于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加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巳入朝澠池效

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張儀說秦論攻魏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

耳無相攻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于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

有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兵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

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絕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于外士民罷病于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池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荊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

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

慄曰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于淇谷右飲于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于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于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

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于國以主不忠于國者

蘇代爲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當、當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于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于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

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魏之謀者必曰合于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亡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之不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于我、土地之實不厚于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于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于外、生患于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黃歇說秦昭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
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武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以絕從親
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
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
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
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
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
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亡復後患三王
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
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
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
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
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

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彊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
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
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
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
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百世矣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
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孤
祥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

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
是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
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
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
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
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
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
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
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

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史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于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于楚詘令韓魏歸帝重于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王注地于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策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坏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結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于趙而北達于燕三國布𦐼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

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亡功擊趙而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埜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于是頃襄王遣使于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

莫朝周周不能制非惠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埜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枚乘說吳王辭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道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衙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吾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下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杜欽說王鳳論九女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于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亡罪之辜、今聖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以爲憂、

杜欽說王鳳論罽賓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

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文編卷之十四 終

文編卷之十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州陳元素訂

劄子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歐陽修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蘇軾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歐陽修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歐陽修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論按察官吏劄子
歐陽修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
歐陽修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論狄青劄子
歐陽修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蘇軾代滕甫辯謗乞郡劄子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而其孫太康乃隳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降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衆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延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

更生兵不再試而舉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弥綸已悉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遵業厥孚既定晉[illegible]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偏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亡鷄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竭思否輒罷免世以謂得取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

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順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illegible]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慝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祀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支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襲朴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于殺故縱之誅重棄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閔恤常議優除之科急捐與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埶或在於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觧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埶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急

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埶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册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盛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

年仆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亡援抱擊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纘伐而成王之與則美有假樂鳧鷖成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兎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亡不稱紀所以論功惠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昔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與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于陛下臣誠不自揆輙删取其大體至于寺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

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成蓋履極盛之執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本陛下屬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嚮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俊循之亡窮至于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敘事簡要而法脈固不弱

歐陽修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
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
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
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
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
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
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
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

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侍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
損及至驕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
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
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
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
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
疋綾羅豈是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
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于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
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
遠親戚盡求恩澤父封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
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
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議以
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
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
德之事繫于國體臣今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
裁損取進止

婉婉極直

蘇軾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間也臣今備位鹵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

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歐陽修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須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對于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于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于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

爲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令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亡狀只令制助亦不能了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于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京部

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于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闕誰肯辦事今部飾言一不才斷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伏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部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部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亦以不信所

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歐陽修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擬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于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庭百官疏遠者雖欲有言

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又於庶官寒賤疏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于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幾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

至于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歐陽修論按察官吏劄子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

安撫使緣皆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于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歐陽修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取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內助之臣當時號為內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于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漸疎外同于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內助

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于內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塡充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王安石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當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于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將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于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

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案察或令各陳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于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

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爲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于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設而見

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于上令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于

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于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弃口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宜諭當強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有所及則迫于日晷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于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

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于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亡爲而治也則于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竊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于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二館職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

所置雖多亦亡所害也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于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祗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

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與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才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惟日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欲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歐陽修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于謀猷啓沃蔑爾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與補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

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于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果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于上大臣側足畏罪于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于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

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于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

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于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

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大臣故臣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海入臺未久其它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字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

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所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于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

爭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妙

歐陽修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論昌朝陰邪處）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毀譽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

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于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

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荐已漸久已熟于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

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惡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罷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伏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所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歐陽修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亡隱情上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亡賢愚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述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

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易有翻覆又出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不明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

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執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獨未聞

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耳。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敘事帶議論

歐陽修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宜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爲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僉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

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其衆豈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宰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于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忠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寔有材能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今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解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蘇軾代滕甫辨謗乞郡劄子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于疾痛而所憂有甚于窮窘若不號呼于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于聖主宜復伸交于衆人任其愚忠稍成仇怨一自

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景帝漢之英主也以盎言而誅鼂錯太宗唐之英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于讒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先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先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于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于陛下中興之初效力于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所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恩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

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文編卷十五　終

文編卷之十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陳元素訂

劄子一

歐陽脩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蘇軾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王安石上五事劄子
歐陽脩劄子一首
王安石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王安石議郊祀遝制劄子
王安石議郊廟太牢劄子

蘇軾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備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王安石議服劄子
王安石議入廟劄子
歐陽脩論葬荆王劄子
歐陽脩論葬荆王一行事劄子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歐陽脩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歐陽脩論逐路取人劄子
蘇軾議學校貢舉劄子
蘇軾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劄子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蘇軾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歐陽脩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庭劄子

歐陽脩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羨餘錢劄子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擾之今三司自為闕錢累於東南刻剝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為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

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皆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為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輩皆刻剝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況今年江淮王倫大獒刦後繼以蝗旱為孽民間困窮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别路選差一精强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䘏外方防禦姦吏刻剝之意取進止

蘇軾再論積欠六事四事劄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劄子奏臣已具積欠六事及舊所論四事上奏臣聞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無此心則臣亦不敢必望此政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為臣子所格沮也竊觀即位之始發政施仁天下欣然望太平於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貧此何道也願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積欠所壓自古至今豈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蘇者哉臣前所論四事不為不切而經百餘日

略不施行臣既論奏不已執政乃始奏云初不見臣此疏遂奉聖旨令臣別錄聞奏意謂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與指揮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進呈依例送戶部看詳則萬無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輕不足計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無復生理也臣又竊料大臣必云今者西邊用兵急於財利未可行此臣謂積欠之在戶部者其數不貲貨似可惜若貸計州縣催到數目經涉歲月積欠之在戶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經費之萬一臣願聖主特出英斷早賜施行臣切聞

浙西飢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雖積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無土可作田塍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餘人如鬼臘臣竊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後庶可完復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浙西災患若於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力拯濟其勞費殘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臣知杭州日預先奏乞下發運司多糴米斛以備來年拯濟飢民聖明垂察支賜緡錢百萬收糴而發運使王覿堅稱米貴不糴是年米雖稍貴而比之次年春夏猶為甚賤縱使貴糴尚勝於無而覿執所見終不肯收

糴顆粒是致次年拯濟失備上下共知而不詰問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淮南東西諸郡累歲災傷近者十年遠者十五六年矣今來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嗟怨之氣必復致水旱欲望聖慈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於不可救之後也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云訪聞淮浙積欠最多累歲災傷流殍相屬今來淮南始獲一麥浙西未保豐凶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仍更別賜指揮行下

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諸路安撫鈐轄可推類講求與天下疲民一洗瘡痏則猶可望太平於數年之後也臣伏覩詔書以五月十六日冊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慶孟子有言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慶猶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賣子以輸官者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王安石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効最曉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

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

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隣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擾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歐陽脩劄子一首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為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處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

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爲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遣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

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爲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爲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

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于漢統之漸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爲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專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爲干亂

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爲此議宜乎指臣等爲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爲說而外庭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爲欲知非禮干亂統紀信爲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率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又指以爲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禮不

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

矣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巳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爲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伏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爲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爲之辨矣

王安石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寧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王安石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衣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圜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圜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圜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黄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圜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圜壇神州祭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王安石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握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祔廟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滌而已諸侯之祔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并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寶仍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

嘉祐中仁宗親祫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八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并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并用太牢一

蘇軾上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

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

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歆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

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

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

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一歲

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

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

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衞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衞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

三年一郊、已爲疏濶、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

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

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

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承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定取進止

蘇軾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為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為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為一議但欲遂其前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

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盡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王安石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為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刑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朞年及緦麻緣是以為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

爵者無衆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禮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為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為議以辯之末學寡陋獨用己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王安石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察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諸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事疑不當入廟者

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則惟恐不足瞖聖聽也臣學術淺陋誤蒙訪逮敢不盡愚取進止

歐陽修論葬荊王劄子

臣伏覩朝旨差宋祁監護故荊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卑下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濟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勅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皆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弊今若盡節浮費及絕其侵欺而使用物不廣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又不知所司曾將一行用度討定

大數否內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減去浮費而已今都不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違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內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猶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埋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後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當喪而待有

物之年以就修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修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

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荊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先論處置後論弊端

歐陽修論葬荊王一行事劄子

臣風聞已有聖旨荊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絕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

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靡費自荊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別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已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絕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蘇軾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如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歐陽修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才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眾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可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考者不至疲勞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目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

使考試之官殆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迹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考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此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要在南省精選若省榜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歐陽修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衆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偏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尚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

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緣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

試而歸蕺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令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

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條綱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噪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

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為此彊言乞賜裁擇

蘇軾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勑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

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屛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

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

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實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衆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

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監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捕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物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

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蘇軾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劄子

元祐三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既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二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若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既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其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頃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主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衆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

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曾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者

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同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蘇軾又辯試館職策問劄子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

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

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靡軀效忠衽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濟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

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嘗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衘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

患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

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

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
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
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
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
渡以長不貲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
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
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
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
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
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

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
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
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齊州推行
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
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
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
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
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
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
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及去年二月

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
其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
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
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
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
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
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
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
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
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

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
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
校量利害不問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
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削去臣
與執政反覆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
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
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
臣豈詆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
見士大夫好同惡異寖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
中不得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

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歐陽修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木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安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羗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遣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有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

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與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為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

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僚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克類

文編卷之十六終

文編卷之十七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陳元素訂

劄子二

歐陽脩論軍中選將劄子
蘇軾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歐陽脩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歐陽脩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脩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歐陽脩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歐陽脩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歐陽脩論西賊大斤茶劄子
歐陽脩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脩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蘇軾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歐陽脩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盜賊事宜劄子
歐陽脩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脩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歐陽脩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脩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歐陽脩論監牧劄子
王安石相度牧馬所舉辟向劄子
歐陽脩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
蘇轍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再論回河劄子

歐陽脩論軍中選將劄子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

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奪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勞費萬萬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驕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嘗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忖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譬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捍捉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擇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

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彌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

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士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選次補至於使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

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蘇軾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樍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

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踣奔逸之變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慮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督責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銜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為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於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

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歐陽修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聞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彊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還內地其實與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歎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

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算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不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歐陽修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繼來宗眞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約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

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其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彼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

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誓意無失我信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特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歐陽修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有賞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婪性同犬彘遇强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攪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自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幾先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庭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有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

擇下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辦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騎有警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聳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人利害正人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皆勵臣下仍乞詔問兩府大臣西鄙仰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策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賂解今而有警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皆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歐陽修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爭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預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堅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虔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

元昊已與中國一一大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徒不急求相見則於臣之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絕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絕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爲一遭其拒絕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追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守以求勝計取進止

歐陽修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穎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令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閒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萌則必內發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

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到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遣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卽雖厚能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

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算取進止

歐陽修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一無爲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不相侵觸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値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明懇切亦至然天下之上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同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願自持事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缺）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絕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鳴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

既和、則此時取舍、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料西賊與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唃廝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討折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

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歐陽修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一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衆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來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旦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

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幣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付、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又一作）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

不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
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
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
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歐陽修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
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
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
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
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
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
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
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

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
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戰取勝
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
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
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非作）
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
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
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
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

也臣又聞水洛之役、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付、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爲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付、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爲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

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貴爾卒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未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付、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歐陽修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雖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并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破移矣、如

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二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

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蘇軾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

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

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彼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

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鬭會諸城鄜延

五寨奸請不獲勢甯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許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爲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開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勑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

受恩不背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

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遷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蘇軾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服其心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推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累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郎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能敝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什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

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知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而勑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讎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

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讎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吳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而以臨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赦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

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歸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

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蘇軾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桒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不能支故匿情忍垢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畜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謀不附已者羽翼既

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辨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諸族已爲所脅勢未能動而心牟欽氈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溪心欽氈等合而討阿里骨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正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取進止

歐陽修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刼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橫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為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為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玆近年盜賊縱橫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為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

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趍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虛誰能禦之若不多為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為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驛隨逐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降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脫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奬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算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奬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為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過刼江淮深慮趕趁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告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歐陽修論盜賊事宜劄子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横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頽法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巳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認兩府厭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

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特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玆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靜長者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巳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巳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勅大臣鑒此巳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須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巳來羣臣上言者皆爲自

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厭忠言之多不厭盜賊之多乃知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歐陽修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狥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歐陽修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勑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推任人不一雖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

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絲有奏請欲盡驅荊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荊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黙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衆朝命恥以不才黜退於中强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恥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歐陽修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鬭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開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

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蕃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新）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歐陽修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

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誘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腳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漸近夏暑南方焯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追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

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歐陽修論監牧劄子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秖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遙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

權罷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更否爲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群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遙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

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羣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取進止

王安石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有力强果達於政事河北使糴陝西榷監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

一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紬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有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即可以漸興置蓄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潟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致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河北諸監

有可有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無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即乞薛向自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付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罪取進止

歐陽修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刄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

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逼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凌辱逼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當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强者凌弱疎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兇取進止

蘇轍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羸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忮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驛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人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

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椿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已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北界入海邊防失備凡有所以熒惑聖聽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矣夫河決西流勢

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其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然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淤厚累尺乘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

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逵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變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于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還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久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能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

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蘇轍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采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倡言於朝廷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隄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淤高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己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末復言若將來河

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疎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然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羣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眞宗皇帝親征澶淵挫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與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氏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宋可無慮今因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流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緣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

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疎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橋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自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

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于天下困敝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爲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中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爲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力如恐傷之今河以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痏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

之於心罷此夫役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爲不久矣然虜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違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久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

文編卷之十七

文編卷之十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狀一

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脩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歐陽脩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等狀

歐陽脩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歐陽脩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脩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脩再論水災狀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蘇軾乞罷登萊榷鹽狀

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歐陽脩論史館日曆狀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脩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

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
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
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
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言動
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
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
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
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
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

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
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
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
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
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
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
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
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
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

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
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
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
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
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
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
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
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
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
可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季歲終命監修宰相親

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
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月以前
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
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
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年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
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
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

歐陽修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貲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者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搖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

歐陽修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勅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選闕

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奮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僚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頓狥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放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卽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

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悉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蘋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頓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乘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

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諂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事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本作是於因昔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為謝從

可尚自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彌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爲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今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選擢舉作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簡近臣又今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代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歐陽修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任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豈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使當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不更

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生疑與使其各自心閑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為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

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歐陽修再論按察官吏狀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其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積弊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

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泉懦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廢生民瘡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溥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

不可一槩也蓋棄無穫久荒之地必先力加舉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糺察令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行之有利

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效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掊撥使民事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共行誅剝吏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弃多一作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囘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繫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冗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

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之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劝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謡今若盡去冗監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

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則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

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過事便行臣方惟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

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

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

歐陽修再論水災狀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旣一人形罪已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聰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

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將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積習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彌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旣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臣材識愚昧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

池州包拯清節実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

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蓋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

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

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給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二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切慮區區之誠未能達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

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

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

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救臣者衆也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

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訶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恭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

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鬲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

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伏斧質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

韓愈論變鹽法事宜狀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準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令州縣人

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為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illegible]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擔，十石往與百姓博易，所算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為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為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若不可行，雖宰相為使，無益也。又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為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為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

史、縣令、錄事參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所由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減得十萬貫錢。令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減得十萬，却用十萬，所亡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脚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脚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文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祇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脚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二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一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筭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

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州縣和雇車牛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脚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文（何減 計）令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勾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準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謂一年以來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此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

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幷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幷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糴上或有來字○今按文勢恐不當有從官今存之）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官自糶鹽即糶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糶與不自糶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糶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而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

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二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

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只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寒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繫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糶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免吏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授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諸使覓職掌把錢捉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如有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今既奪其業又禁不得求覓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知其罪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賈必生怨恨或收市輕貨逃入反側之地以資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云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所在決殺連

狀，緊衆人等各決脊杖一十，檢責軍司軍戶聽知有隱漏，並准府縣例科決，并賞所由告人。右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幾何，而害人蠹政，其弊實甚。

蘇軾乞罷登萊榷鹽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謂近來京東榷鹽，既獲厚利而無甚害，以謂可行。以臣觀之，蓋比之河北、淮浙用刑稍少，因以爲便。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無以爲生，大半去爲盜賊，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故不敢以聞。獨臣所領登州，計入海中三百里，地瘠民貧，商賈不至，所在鹽貨只是居民吃用。今來既榷入官，官買價賤，比之竈戶賣與百姓，三不及一，竈戶失業，漸以逃亡，其害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頓食貴鹽，深山窮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賈不來，鹽積不散，有入無出，所在官舍皆滿，至於露積，若行配賣，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若不配賣，即一二年間舉爲糞土，坐棄官本，官吏被責，專副破家，其害三也。官無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決可廢罷。竊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興販，事體與此同。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聖意，先罷登、萊兩州榷鹽，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官收鹽稅，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

蘇轍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無可信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嫉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又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効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其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遽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官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利今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力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富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于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竝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慢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

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庸調與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

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

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材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執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下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

昔之所禁皆當廢罷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而從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弘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

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
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
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
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
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等事曲折
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貨多方相
濟委曲相通倍稱之說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
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
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
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沸騰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
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
之官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如欲用巧智
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
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
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
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
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
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水旱凶荒
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

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
之所深究而轍於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
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
特賜數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
能以備條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文編卷之一十八

文編卷之十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狀二

歐陽脩論茶法奏狀

蘇軾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蘇軾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歐陽脩論劉三嘏事狀

歐陽脩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脩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歐陽脩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歐陽脩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韓愈黃家賊事宜狀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歐陽脩論茶法奏狀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遣臺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本有自信之心但所遣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番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

道商旅得議於市而亡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税絶而新茶之税歲少之年間舊茶税盡新税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

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筭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繳鈔筭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售茶可筭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筭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

蘇軾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揚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常平斛㪷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故戶部申都省却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禀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即無似此

中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恐未補瘡痍而況春夏之交稻秧未了未委逐路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即時施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

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饑貧之民始終被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

中變却

蘇軾論積欠六事幷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狀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廪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

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損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雖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縻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

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

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

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卽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卽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閒、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鬬、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

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即深壁高
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
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illegible]辛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
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
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鬬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
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
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
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

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
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
憂國之人不惜傷損感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
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
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
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一兵之勝負實在賞
罰賞厚[illegible]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
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
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

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并下詔云
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陽
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
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後許其承繼今忽自為狂悖侵
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
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
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
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歐陽修論劉三嘏事狀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
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撥
來人等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
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爲朝廷出一奇策坐而
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
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
有思慮以謂納之則恐引惹臣請畧陳納之却之二端
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挈元昊而歸朝廷
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還之元昊丼心山遇盡誅其族由

是河西之人皆怨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皆
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
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
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悔其失計
歸罪郭勸僇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
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
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
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
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
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
也三嘏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
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嘏果在
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
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還之使其受山遇
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絕其
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嘏報仇於中國又終不
能因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國則
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
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

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
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
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羣言取進止

歐陽修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處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狠號爲犬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二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栁等口蕩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鄰適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彊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竊聞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

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訴欽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怒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緝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慮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則無不勝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

東葬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疆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為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為憤志化墮卒而為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疆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為如何但於本路之

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悉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貝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為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彼我岢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駐兵甲更伺我意深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毀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為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為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為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竭愚瞽少裨萬一

歐陽修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右臣伏見凉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參驗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如後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

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強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斂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俾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

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騎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凉祚狂童不及元

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若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廣算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戎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逆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

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觀慶曆御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為路者五台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為寡彼兵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一作守）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

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者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非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常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

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重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

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訴辭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兵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

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歐陽修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將來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

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謬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猶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

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陜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

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歐陽修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秘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極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戎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

河朔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志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己勳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官見聞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　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強故衆事多滅邪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秘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

置乘遠豈能揔括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行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荷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貫盈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聽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將如定等同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許二十萬到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邊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與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貪欲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拒絶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祟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况鹽

韓愈黄家賊事宜狀

一 臣去年貶嶺外刺史其州雖與黄家賊不相鄰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外事人所說至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此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

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因此凋弊殺傷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實由自邀功賞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 昨者并邕容兩管為一道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

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為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正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戰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

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頭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和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illegible]

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則易爲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爲至便

一 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伏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今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

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 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爲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蘇軾登州召還議水軍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右臣竊見登州地近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家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每歲四月遣兵戍駞基島至八月方還以備不虞自景德以後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除本州諸軍外更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等州差撥兵馬屯駐至慶曆二年知州郭志高爲諸處差來兵馬頭項不一軍政不肅擘畫奏乞創置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并舊有平海兩指揮並用教習水軍以備北虜爲

京東一路捍屏虜知有備故未嘗有警議者見其久安便謂無事近歲始差平海六十人分屯密州信陽板橋濤洛三處去年本路安撫司人更差澄海二百人往萊州一百人往密州屯駐檢會景德三年五月一二日聖旨指揮今後宣命抽差本城兵士往諸處只於威邊等指揮內差撥即不得抽差平海兵士其平海兵士雖無不許差出指揮蓋緣元初創置本爲抵替諸州差來兵馬豈有却許差往諸處之理顯是不合差撥不惟兵勢分弱以啓戎心而此四指揮更番差出無處學習水戰武藝惰廢有誤緩急伏乞朝廷詳酌明降指揮今後登

州平海澄海四指揮兵士並不得差往別州屯駐

文編卷之十九終

文編卷之二十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狀

歐陽修議學狀

蘇軾諫買浙燈狀

蘇軾論高麗進奉狀

蘇軾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一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歐陽修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歐陽修議學狀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

古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愼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舍因以蒞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藝德行驗其古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責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以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

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鄰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尤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

廣察以鄰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愼而有次第然後始爲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偸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槩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

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眞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鄰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毀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然則同學之人躡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習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橫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

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見其材，則必爲迂猾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責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脩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亦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

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是久而不求近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聚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偷薄之風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

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蘇軾諫買浙燈狀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狀奏右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知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

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謂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

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得吏捕而戮之斷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

涼州詛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䴔䴖汴州刺史倪若水諭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盝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諭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

蘇軾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強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闍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賫

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覘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
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闍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
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
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
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試朝廷若朝廷
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
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
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
不盡以備採擇

蘇軾奏爲法外刺配罪人作罪狀

元祐四年八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
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奸
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屑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
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
官吏軍人但請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
剝日以滋多去年估剝至九十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
撻典賣竭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
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

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吏軍
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諠訴臣以理喻遣方
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奸之人
爲首糾率密行聲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
申有人戶顏巽男顏章顏益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
糊藥文尺短少以此揀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揪撮及與
攬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敵奔走前去臣即時
差人捉到顏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
日人戶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
理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七

疋、章等為見逓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為綱運估剝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踈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拌撮專揀扇搖衆戶、叫𠹭投州、脅官吏、令只依逓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踈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似此輕踈短絹多被揀退、尋拌撮翁誠叫屈、顏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拌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搖叫

𠹭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叫𠹭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頑異之子、累先充書手、因受賕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倖計構脊吏胥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産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河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臂一呼、

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踈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如此判事當不怕二十八宿笑人矣

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熙寧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蘇軾狀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備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項籍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

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昔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飢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增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飢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兇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敕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

盜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稍皆不免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輕重權禍福之輕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謹條其事畫一如左

一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種麥不得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數寸雨雪而地冷難種雖種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種得二三竊聞河北京東例

皆如此尋常檢放災傷依條須是檢行根苗以
定所放分數今來二麥元不曾種即根苗可檢
官吏守法無緣直放若夏稅一例不放則人戶
必至逃移尋常逃移猶有逐熟去處今數千里
無麥去將安往但恐良民舉爲盜矣且天上無
雨地下無麥有眼者共見有耳者共聞決非欺
罔朝廷豈可坐觀不放欲乞河北京東逐路選
差臣僚一員體量放稅更不檢視若未欲如此
施行即乞將夏稅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
一年實直令三等已上人戶取便納見錢或正

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閣緣今來麥田空閑若
春雨調勻却可以廣種秋稼候至秋熟並將秋
色折納夏稅若是已種苗麥委有災傷仍與依
條檢放其鬪麥去處官吏諸軍請受且支白米
或支見錢所貴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河北京東自來官不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
臣僚上言輙欲禁榷賴朝廷體察不行其言兩
路吏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鹽稅日增元
本兩路祖額三十三萬二千餘貫至熙寧六年
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七年亦至四十三萬
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
愈難興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煑海
之利天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
鰥寡陰銷盜賊舊時孤貧無業惟務販鹽所以
五六年前盜賊稀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
錢惟是犯人催納役人量出今鹽課浩大告訐
如麻貧民販鹽不過一兩貫錢本偷稅則賞重
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
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日衆臣
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萬貫却

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
多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敕兩
路應販鹽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並與權免收
稅仍官給印本空頭關子與竈戶及長引大客
令上曆破使逐旋書填月日姓名斤兩與小客
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名爲人影帶分減鹽
貨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來秋熟日仍舊
并元降勑膀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雕印散膀
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聖恩
以至薄來貧虐之民近日飢寒之黨不待驅率

一歸於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安穩衣食之門而趨自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日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外須籍大商興販決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運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小民之病以價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在爭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責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

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萬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爲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爲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萬人而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鹽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富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爲生舉爲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又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於所失鹽課臣所謂救

得喪之說多權禍福之輕重者爲此也

一勘會諸處盜賊太半是按問減等災傷免死之人走還鄉處挾恨報讐爲害最甚盜賊自知不死既輕犯法而人戶亦憂其復來不敢告捕是致盜賊公行切詳按問自言皆是詞窮理屈勢必不免本無改過自新之意有何可改獨使從初同黨之中獨不免死其災傷敕雖不下與行不同而盜賊小民無不知者但不傷變主免死無疑且不傷變主情理未必輕於傷變主之人或多聚徒衆或廣置兵伏或標異服飾或質

劫變主或驅虜平人或賂遺貧民令作耳目或晝寫道店恐動官私如此之類雖偶不傷人情理至重非止闕食之人苟營餱糧而已欲乞今後盜賊臟證未明但已經考掠方始承認者並不爲按問減等其災傷地方委自長吏相度情理輕重內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貴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於捕告臣所謂衣食之門一閉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者爲此也

右謹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盜賊爲急盜竊不已

必為強刼強刼不已必至戰攻或為豪傑之資而致勝廣之漸而況京東之貧富係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亂係天下之安危識者共知非臣私說願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輕斷自聖心決行此策臣聞天聖中蔡齊知密州是時東方飢饉奏乞放行鹽禁先帝從之一方之人不覺飢旱臣愚且賤雖不敢望於蔡齊而陛下聖明度越堯禹豈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職獻言不敢自外伏望聖慈察其區區之意赦其狂僭之誅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

蘇軾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私竊排埋發塚之奸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黄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補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

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爲寒心揚雄自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黥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爲朝廷計以搜窮

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
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
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
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
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
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視其
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
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
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
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

文編　卷二十

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
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為河北既平、天下
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
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
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
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
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徒、又過於棐、京
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賊、收
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
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鄆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

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
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
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
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
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欲趨其利、以為進身之資、
但能捉獲數人、則一路自然鼓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
則向之遺材皆為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
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
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群盜、改
惡修善、不害為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

文編　卷二十

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
深、有所見聞、不敢瘖然、

歐陽修論修河第一狀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兒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它事上煩聖聽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顧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

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

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麥不生苗已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頂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

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知障塞其流但能用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臣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

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同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譴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考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徐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今復故道、已而又於

王楚歸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

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北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

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

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二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

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

反覆對論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役止也大抵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

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

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
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
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
於願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
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
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
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
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
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
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

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
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
臣謂雖甚攻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
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留計議之
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
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
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
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
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
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深溢今若專意併力於

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
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
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
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患一也幸而商胡可塞
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
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
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
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
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
溢濱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

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
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潟
鹵河流注並久又淤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
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本欲除一患
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
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
流而散溢自渮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修修之雖
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上無愚智皆所共知不
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
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

詢於知水者皆□□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若于臣言狂甘退惟陛下裁擇、

封論利害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為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為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久廢復開事聞興運雖大道終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為刺史方是

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為

酒酤之餘、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

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淘、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水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額上供斛斗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勑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棄、深可痛

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皎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勑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

蘇軾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去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狥其意意之所欲出者山樁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郡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波往來者皆由西興徑度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

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沒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得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

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問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

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 長淮之嶮

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人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險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險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備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新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險經歷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知此乃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爲安流近日呂梁之險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人偶未經意便謂今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浙江作岸爲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爲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蘇軾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聞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浚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土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籍園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

私壅滯以尺寸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而舊堰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

有堰名為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瀦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略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

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劃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功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塡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遂用錢氏故事以堰門却之今自城外轉過不惟

事費稍大，而湖面皆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

丁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壞。茆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茆山河底四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凡五道，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

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遂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河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

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石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

非徑躬盡力開掠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何竊見吳人種茭每歲之春芟除務盡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淤爲茭蕩永無茭草湮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顧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茭蕩租佃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刬賃但使人戶常憂刬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顧得十萬餘功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輒尋以數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數仁勞書支上件錢米顧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

五百人般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功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得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湮塞開淘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閉訖方得開訖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據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樁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

支賞錢伍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鐢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四至不得以鐢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刻賞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

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刻賞其刻賞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御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才撓有菱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督日委後或點檢失割如有菱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開得一半臣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為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此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歐陽修論罷修奉先寺等狀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諸般物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興言下三司乘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頹上下因循未能整辦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供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行恣役欺於官物圖酬獎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况諸處神御殿當盖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

殿只因兩柱損遂换一十二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有所冀恩澤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瀆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斷祖宗之威靈置人主於有過之地誰恐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觀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所地不住催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寢罷况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釐與請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望

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宅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狥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

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寔為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廣賜裁擇。

文編卷之二十 終

文編卷之二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一

伯陽甫論三川震　國語
史蘇論驪姬敗國　國語
郤叔虎論伐翟柤　國語
展禽論祀爰居　國語
內史過論晉君臣　國語
單襄公言陳必亡　國語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國語
單襄公論晉君臣　國語
北宮文子論威儀　左
公子札來聘　左
晏嬰叔向論齊晉　左
子產論伯有為厲　左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左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左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左
鬭且論子常必亡　國語
史墨論季氏出君　左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戰國策

田需對管燕　戰國策

蘇代爲燕昭王　戰國策

觸讋請長安君爲質　戰國策

楚王用羣臣計不予齊地　戰國策

蘇子論留楚太子　戰國策

魯仲連責新垣衍　史遷

蔡澤說應侯辭位　史

伯陽甫論三川震　讀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史蘇論驪姬敗國　讀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叛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郤叔虎論伐翟柤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笫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距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亡諫臣有冒上而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 晉語

展禽論祀爰居　語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予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敎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

之循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贄，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于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侯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屮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屮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屮，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屮。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屮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文編　卷二十二　十一

單襄公論郤氏必亡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酢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與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强之背宋之盟一也薄惠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辠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强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于

文編　卷二十二　十二

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儆之以晉而

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勝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奸仁爲佻奸禮爲羞奸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和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奸以求替其上遠于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

單襄公論晉君臣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

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

之國惡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禍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

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惡之患何憂於晉

北宮文子論威儀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敎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公子札來聘　讀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它樂吾不敢請也

晏嬰叔向論齊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室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子產論伯有爲厲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叔向論楚子干得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内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沈尹戌論子常城郢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愼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鬬且論子常必亡　楚語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弃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栢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史墨論季氏出君　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辠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　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辠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

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田需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蘇代謂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出殽函齊不出營丘楚

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爲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于宋南

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于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于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

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以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于是且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于齊恐忠信不諭于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于羣臣也

觸讋說長安君為質 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

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楚王用羣臣計不予齊地　蘇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

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蘇子論留楚太子　讀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蘇子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秦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從舊本增此）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秦於薛公可以爲蘇子秦請封于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

蘇子自解于薛公蘇子秦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于天下也薛公曰善爲之奈何對曰臣請爲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而使齊奉己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

君以忠太子使楚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空名市

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秦使人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秦也蘇子秦非誠以爲君也且以便楚也蘇子秦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成迹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秦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秦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秦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秦也割地固約者又蘇子秦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秦也今人惡蘇子秦于薛公之側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謹受命

因封蘇子秦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秦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秦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秦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秦而於君之事殆矣今蘇子秦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也故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子秦故曰可以爲蘇子秦說薛公以善蘇子秦

魯仲連責新垣衍

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

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鄒君死湣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

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蔡澤說應侯辭位 策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

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惠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

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
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
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強國
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
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
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
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
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

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
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
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
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
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
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
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
者下也于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
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

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
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旦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
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
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
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
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
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
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于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
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

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
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
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
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亡道則隱聖人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
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
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
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

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
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至于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
兵無敵于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
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
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
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
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
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
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

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
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
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
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
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執也
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
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
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
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

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
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
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
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
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
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
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
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

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
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
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
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
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
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
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

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
雎敬受命
雄俊弘辯雅不乖窮

文編卷之二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秋水　莊
難一　韓非子
難二　韓非子
孤憤　韓非子
正論　荀卿

秋水　莊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

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

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
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
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
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
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
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
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
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

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
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
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
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
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
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
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
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
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
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
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
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
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蚿蚿
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
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
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

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
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
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
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
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
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
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
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

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

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問答格

難一　韓非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

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旣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

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管仲有病、桓公往

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閒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

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于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

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隧弁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

賊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韓非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説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説不亦

安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于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于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索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

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幼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幼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

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不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任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讀韓非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

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于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

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蔽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蔽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

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

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

幾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遂見而畏于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介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正論篇

世俗之為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上幽險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

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聖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後也勢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勢籍者罷不足以縣天下天下無君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

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

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志意至闇也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有以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

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

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
古並起于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
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
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
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
之謂也世俗之爲說者曰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曰楚
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

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
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
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
必齊哉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
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
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夫
是之謂視形勢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
至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

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耶是規磨之說也溝中之瘠也
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足與測深愚不足
以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世俗
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
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道德純備智慧甚明南面而聽
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
無遺善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曰
死而擅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
官皆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
飾性則兼以爲民聖王以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

天下矣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
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
之有矣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
之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易堯夫又何變之
有矣唯其徙朝改制爲難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
而治論德而定次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
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
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
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天子者勢至重而形至佚
心至愉而志無所詘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

采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太牢而備
珍怪期臭味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乎五祀執薦者
百人侍西房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
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祀有事乘大路越席以養
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步中
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挾輿
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
道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
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
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

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
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也未可與及天下之
大理者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
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
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然而朱
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
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為說者
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羿
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王梁造
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

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
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
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
由人此之謂也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
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
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抇不抇者之所言也凡人
之盜也必以有為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
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
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

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
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
覲以為實人猶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
犯分之羞大也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
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若是則上
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
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
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
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
而求利矣哉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安得葬埋哉

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骨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鬬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

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鬬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鬬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金舌蔽口猶將無益也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為有益於人耶則與無益於人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也是非之封界分職

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是有兩端矣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僈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捶笞臏腳斬斷枯磔藉靡舌縪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為堯有

勢榮無害為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譬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頃矣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

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原愨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亂莫大焉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矣豈不過甚矣哉

文編卷之二十二　終

文編卷之二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徐無鬼　莊
班彪王命論
徐幹法象論
胠篋　莊
五蠹　韓非子
有度　韓非子
刻意　莊

繕性　莊
人間世　莊

徐無鬼　莊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鬛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故　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班彪王命論　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么麽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

以王武感物而折斧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兩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下之壽遐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徐幹法象論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儀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玩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為卑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済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諍而風聲紀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誚子公生弒於嘗黿

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敬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愆咎不作儷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侮許學而不虐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誤則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循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亡其族以敬妻受服子囿以大明招亂蓮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狗衣喪家子展以恭卑出族君子感内懷之如彼見吉從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

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

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

古今事勢

敘

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

競于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之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有度　韓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

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

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鏌鋣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

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

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

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
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
木斵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
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
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
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
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
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
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
下不別矣

刻意　莊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
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
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
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
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
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
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
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
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
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
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
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

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

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繕性　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不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由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

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人間世　莊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文編卷之二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天運　莊
齊物　莊
天道　莊
庚桑楚　莊
大宗師　莊
揚榷　韓非子

天運　莊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

建之以太清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

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齊物論　莊子

（混當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

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
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
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
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
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
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
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
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
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
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
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

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
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
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
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
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
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
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
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
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
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

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

就利不為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

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

○此下[illegible]

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

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

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

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庚桑楚 莊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
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
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蹵
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
邪庚桑子曰全汝形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
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
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
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
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
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
眾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
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
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

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
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
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
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
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
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
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

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
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
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
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
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

汝目能見子乎兒子動不知所謂行不知所之身若槁
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
無有惡有人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
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
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
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
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
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
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

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
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
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
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
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
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
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
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
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
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
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
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

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
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
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
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
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
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
學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
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静静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拙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

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静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

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説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

彼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楊權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其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固閉內扃、從室視庭、以賞者賞、以刑者刑、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天地、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illegible]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㘖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文編卷之二十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非十二子　荀子

八姦　韓非子

行軍　孫子

詭使　韓非子

說難　韓非子

王制篇　荀子

解蔽篇　荀子

性惡篇　荀子

正名篇　荀子

非十二子　荀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

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

達之屬、莫不服從、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

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己者必利不為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

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之上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

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

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叢書　卷三五

詭使　韓非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賞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

叢書　卷三五

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飢餓乞于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安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擅剬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

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

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説難

凡説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説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盡之難也凡説之難在知所説之心可以吾説當之所説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説出於厚利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説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説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説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

出事而乃以成它故説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説行而有功則德忘説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説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説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説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久之

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

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以上[illegible]入[illegible]）言無所繫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

忘其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王霸篇 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

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略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

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改王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然則强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辟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

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

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

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

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修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四方之國

有修辭之德則必滅名聲若日月功積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違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

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塗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爲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是百

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修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而不

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説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舉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内懸樂奢泰游抏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

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僻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成用國

解蔽篇 荀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

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強勉之強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

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
智且不蔽故學亂術亂猶治也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
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
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
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
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
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
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
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
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

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
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
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者形之君
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
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刼而使墨云形可
刼而使詘申心不可刼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
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精之至
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

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
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
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
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
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
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
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
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
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
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

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鬒
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
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
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
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粗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
蒼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
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
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
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

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強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強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

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哅哅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蔽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

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修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

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之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强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奸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

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性惡篇　荀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

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

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

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

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人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僞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

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

理乎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

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

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偽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則曾騫

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

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

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

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

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

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正名篇　荀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

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
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説之所願
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
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
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
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
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者古今之正
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
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
以兩易一、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

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
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
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
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
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
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
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
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
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
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

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
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
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
己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
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
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機筵而可以養
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
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
謂重己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文編卷之二十五終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作戰　孫子
虛實　孫子
兵勢　孫子
軍形　孫子
九地　孫子
始計　孫子
謀攻　孫子

軍爭　孫子
地形　孫子
九變　孫子
火攻　孫子
用間　孫子
用間　老蘇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軍罷馬，甲冑矢弩，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

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勝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毁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

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强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强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

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彼得有利我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

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脩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

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泣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

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

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
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
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
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
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
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
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
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
使厲於廊堂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

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
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
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
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
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
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

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
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
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
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
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謀攻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

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

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

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爭軍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故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

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阸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民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脩其功者凶

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愼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人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

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

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違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間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文編卷之二十七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校

論

易　老蘇
書　老蘇
書　大蘇
詩　老蘇
春秋論上　歐陽修
春秋論下　歐陽修
春秋　老蘇

禮　老蘇
禮　大蘇
樂　老蘇
史中　老蘇
本論　歐
太古　王安石

易　老蘇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

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

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誇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陰或為陽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

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之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書　　老蘇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

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

其民道其所以當待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舉已以冈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求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redacted]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

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 借事發明反說 大蘇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

議論而詰其是非愚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紛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吁歎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

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

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　老蘇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

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彊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

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春秋論上　歐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

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皐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

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子之言有激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為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弑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弑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

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為之辨

春秋論下

歐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

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之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爲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爲父病而不躬進[illegible]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

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買止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

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爲復見于經許悼公何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二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二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其爲善其爲惡可也繼之曰其爲善吾賞之其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

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

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

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禮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

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

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

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爲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本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

大蘇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晬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

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汙樽杯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

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巽愞而不決也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

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

樂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與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以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

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菫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

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吾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鬱者遂曰雨曰日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莫神乎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人乎耳而人皆有

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史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文以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不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襃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

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吊齊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勿踐之賢猶

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問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上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日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宗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以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本論　歐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

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

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

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二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

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臨川諸論諸體皆方而少圓若蘇氏兄弟則圓之至也

文編卷之二十七終

文編卷之二十八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正統論下　歐

正統上　大蘇

正統中　大蘇

正統下　大蘇

商　小蘇

六國　老蘇

六國　小蘇

秦一　大蘇

秦二　大蘇

三國　小蘇

晉　小蘇

隋　小蘇

唐　小蘇

五代　小蘇

北狄　小蘇

西南夷　小蘇

西戎　小蘇

正統論下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於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

之説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也是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爲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

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其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大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其黜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説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與其來也遠當其盛也兒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

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衆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内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衛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

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君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殺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遺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于天下之統哉君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

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

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勃勃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正統乎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

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非也以

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汲忠於晉者得以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哉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正統上

正統者何耶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王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一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得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亦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

猶之秦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正

正統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它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强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正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强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

吾也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妾

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説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説夫以文

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損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

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得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用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晉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從變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

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重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挾聖人之一端以籍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删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商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

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蓋伊尹耕於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從湯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與無憾也及其不

可復輔於是捨而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因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

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踈、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疆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一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

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

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久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益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illegible]亦已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齠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齔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而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

幸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頼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税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頼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

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説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

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傷其勢足以相扱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

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

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

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

御天下有道寵之以安勸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下居習爲强禦而去其惰偷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倦犯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閒而攻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

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尚之心高談揖讓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斂手而趨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嘗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今使王謝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所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尊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强食其甚美而無以自貴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

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隋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

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蹙其衝楚擠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持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

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嘗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積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

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姦謀臣舊將以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亂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大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邠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

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

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

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

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弱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疑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彊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楚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彊臣雖有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放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四大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關天下之豪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闢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

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如虐曾不足以及其後世甚可悼也蓋嘗觀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撥天下太平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

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貪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亂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宏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

之勢而不顧擁衛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勝此必有以作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九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

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及而窮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既及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秦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皆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

北狄

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邊塞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殰人畜疲弊不敢南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憂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得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有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故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

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彊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

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

西南夷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雖非狄之種、常為大國抗衡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庶、接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

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迫、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紛紛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

不與通，今邊鄙之土，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爰傷撓漫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志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敕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西戎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畧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而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自立而不畏北狄，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頑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困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

務不喜自相攻鬭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執戎將反而求以相踰以爲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寧而救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救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論歷代是眼中金鏡論四夷是胸中武庫雖以胥法遜難兄而才識遠矣

文編卷之二十八終

文編卷之二十九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武王	大蘇
平王	大蘇
始皇一	大蘇
始皇二	大蘇
高帝	老蘇
漢高帝	大蘇
項籍	老蘇
宣帝	小蘇
武帝	小蘇
梁武帝	小蘇
高祖	小蘇
太宗	小蘇
魯隱公	大蘇
宋襄公	大蘇
魏武帝	大蘇
苻堅	小蘇
孔子	大蘇

子貢　老蘇
子思　大蘇
孟軻　大蘇
老子　小蘇
韓非子　大蘇
荀卿　大蘇
楊雄　大蘇
韓愈　大蘇

武王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以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與

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

為王取卜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

中興復古事甚碎而條大盤然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髗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

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

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

始皇一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

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

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而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始皇二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而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所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至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奸。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

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反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

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弱子之壯其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疾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

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漢高帝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趨君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沓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

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當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野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疏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

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死之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

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彊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

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宣帝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有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掩其昔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王有簒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襲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因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　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也。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畏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武帝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予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予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

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洪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奸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棄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上書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君須闡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

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論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偏、可謂不審矣、

梁武帝

史稱孔子旣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甘心繹素講經談妙至者凡千數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躬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去勸帝斥法僧徒毀經壞寺旣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獨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朞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爲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

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深不可測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蔑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

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高祖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粉十，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阼，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

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違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識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泰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太宗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為，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滅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使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為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與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讖

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

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猶忠力以報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魯隱公一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

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君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宋襄公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

蘇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祭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下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捨牛於德未有所損益孟子予之以王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敗巧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盡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敗死扶傷不暇此獨奚庸爾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有知寧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魏武帝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

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

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苻堅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猶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反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為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

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然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者何耳文

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閒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遂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倚各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孔子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帝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

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

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則知[illegible]公之事亦可見矣[illegible]孔子而伐齊乎[illegible]齊則凡所以勝

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彊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

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

之為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絲兵蒐乘以俟齊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子思　　大蘇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言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

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為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而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

孟軻

大蘇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説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

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老子

小蘇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教也周故示人以器而聯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

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惑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韓非　　大蘇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揚雄　大蘇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楊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

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乎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

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法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韓愈　　大蘇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闘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

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文編卷之二十九終

文編卷之三十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過秦論　賈誼

封建論　柳宗元

爭臣論　韓

諫上　老蘇

諫下　老蘇

守道論　柳

六逆論　柳

縱囚論　歐

大臣上　大蘇

大臣下　大蘇

伊尹　大蘇

周公　大蘇

周公一　小蘇

朋黨論　歐

續歐陽子朋黨　大蘇

過秦論　賈誼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籓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

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

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

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

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

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困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

封建論 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

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

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移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

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制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

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爭臣論　韓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豈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

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

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

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諫上

老蘇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

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

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

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巽頞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

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守道論　柳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朴梏拲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

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
果矣

六逆論　柳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
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
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
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
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
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
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
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
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
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本也爲
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於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
矣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
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吳起
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
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
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
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

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縱囚論

歐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

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大臣上　大蘇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此等語[illegible]以[illegible]此亦得矣）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

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

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瘳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

大臣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

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從患莫爲之先故君不勞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

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然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

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伊尹　　斷續　大蘇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

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子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人，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

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耿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

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周公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

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

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周公一　小蘇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為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皆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挾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也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知此占

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爭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變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君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朋黨論

歐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

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續歐陽子朋黨　大蘇

凡師聖之間自其說不用耶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聯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以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而善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

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蓋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

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離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讀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文編卷之三十終

文編卷之三十一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評

論

管仲　大蘇
管仲一　大蘇
管仲二　大蘇
孫武一　大蘇
孫武二　大蘇
戰國任俠　大蘇
樂毅一　大蘇

商君　大蘇
范增　大蘇
留侯　大蘇
賈誼　大蘇
鼂錯　大蘇
霍光　大蘇
諸葛亮　大蘇
賈誼　小蘇
王導　小蘇
牛李　小蘇

管仲　老蘇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

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一　　　　大蘇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内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假其不學道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大變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威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王用張九齡而不殺安

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

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管仲二

大蘇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十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

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疏暢明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一代之紛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

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挾矜而鼓之一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爲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一 大蘇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

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

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即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

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彊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二　借題發自家論　大蘇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閒之際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

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擧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各傳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

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投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嘗之曰闢之不克將澭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

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習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忘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戰國任俠　大蘇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説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

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樂毅 大蘇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克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句踐句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枹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

公褒且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寛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待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蒔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商君　大蘇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皆悅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説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少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彊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

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

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　大蘇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

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　　大蘇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

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

干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　大蘇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

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

天下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　大蘇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　　大蘇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群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

於其成至於得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猶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它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諸葛亮　大蘇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

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内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知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安在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失義非湯武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驟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

綠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賈詡

小蘇

曹公入荆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顯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説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説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

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斃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厭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 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

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譎詐、豈非以詐
吉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
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
羣師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武子曰、吾來救
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
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
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王導　　小蘇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
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
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
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
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
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
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
刁協剛介猾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
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辭、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
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
峻擁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
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
向、塗炭京邑、此二變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
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
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
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
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
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
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農不修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嬰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為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為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輙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為鄭國小而偪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

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為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為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污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牛李　小蘇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一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縻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

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來師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劒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彊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

川東蘘汧隴不二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邪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切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

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賢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僧老而後歸二子蔚蘩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文編卷之三十一　終

文編卷之三十二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論

天下　莊

六家要指　史　公

刑賞忠厚之至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大蘇

王者不治夷狄　小蘇

劉愷丁鴻孰賢　大蘇

物不可以苟合　大蘇

申法　老蘇

御將　老蘇

田制　老蘇

思治　大蘇

天下

叙方術裂方道步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

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
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
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

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
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
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
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
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耜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
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

足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兵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

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

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
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
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
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
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
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
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
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

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
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
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
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
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

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
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
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
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鏃矢之疾
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
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
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

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
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
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
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
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強於德弱於物其
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

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六家要指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任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

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體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

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

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襃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王者不治夷狄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褒貶予奪者

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却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為或不能制之為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絕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有所以伐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

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彊盛夷狄暴横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聞之聖人之於夷狄也吾欲其來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其去則拒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夫如是故其伸縮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聽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孔子之於春秋亂始以治天下當隱桓之際未暇遠略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

狄交通則雖有欲至者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於潛是記事之體而何休之說妄也

劉愷丁鴻孰賢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

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亦將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

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勤於遲久

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不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

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賁盡矣

古今分款

申法　[illegible]古今之異一段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所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至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

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已意今之法若鸞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

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爢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爢金

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償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償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民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為

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御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

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何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

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于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于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

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于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一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

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違也其所以然者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何則彼以

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

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

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畛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矣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人之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于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此策亦不可行蓋後世風俗澆奇之一弊者也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于人而樂輸于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于此哉

思治 台藏兩家本 此文蓋作于嘉祐以前 反覆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

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擇是豈眞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旣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

人爲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旣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立好權者欲霸而始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

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决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强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

可獲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句踐嘗試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强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因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劒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劒天下莫敵也劒成而狠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

變秦法也攖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

敎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可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

素厚所爲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眞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

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文編卷之三十二終

文編卷之三十三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

年表論斷

十二諸侯年表　史
六國表　史
秦楚月表　史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史
高祖功臣年表　史
諸侯王表　漢
異姓諸侯王表　漢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漢

十二諸侯年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删焉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

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秦楚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于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

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

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于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于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于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代無兩邊郡或楚或齊皆無東南境上而諸侯臣有一功獲一地有百功則得以身與國同休而凡居其位食其祿者纏綿蔓蔓而不可紀是以百年間成敗利鈍幾百人矣雖能成功于始而不能享爵于終者皆內助之擅權弄臣之媚直而恐其位高于已不得以顯其能者之罪也由是諸臣外寵功臣解體弗保神器于有永而國徧因以稀墟矣噫

高祖功臣年表

古者人臣功有五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

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

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表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此等文字只是叙事而略帶議論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幷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旣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閒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彊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鑴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埶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此篇全是叙事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少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云子孫訖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以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

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寵，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於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文編卷之三十三　終

文編卷之三十四

武進唐順之應德甫選　後學長洲陳元素訂閱

論斷

儒林
遊俠　史
龜策　史
酷吏　漢
貨殖　漢
外戚　漢
佞幸　漢
匈奴　漢
西域　漢
二十八將　後漢
宦者　後漢
儒林　後漢
獨行　後漢
方術　後漢
逸民　後漢
西南夷　後漢
西羌　後漢

西域　後漢
匈奴　後漢
藝文　唐書
梁紀　五代史
晉出帝　五代史
朋黨　五代史
伶官　五代史
宦官　五代史
司天　五代史
前蜀　五代史

儒林　史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

是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

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

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守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大守卒史皆各二

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遊俠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

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非人之所

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

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龜策 史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艸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

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絜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

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谿之敗。兆應信誠於內，

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酷吏　　漢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

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寗成之倫。

貨殖

漢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皁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萑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死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艸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蘖，澤不伐夭，麋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

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貨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謀稼穡於田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

在民上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圉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

文繡，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慍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外戚　　漢

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佞幸　　漢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匈奴　漢

書稱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詘伸異變强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大故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

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

閒遣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此下發叢出正論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艸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此篇議論敘事夾雜最為奇作而中間以仲舒之論貫穿武宣王莽之事尤是筆力變化

西域論　　漢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二十八將　後漢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志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

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以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帝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宦者　後漢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制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

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

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

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埶

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昬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尚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覺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

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但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儒林　後漢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

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

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獨行　後漢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至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强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方術　後漢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核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為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逸民　　　　後漢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舜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

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

作者例之此篇

○西南夷　後漢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賓𧹞火毳馴禽封獸

文編　卷一十四　七三　議論

之賦輸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荊交之區布護巴蜀之外不可量之以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羌論　後漢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諸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寒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纆而爲

文編　卷三十四　五　議論

虜發冢露胔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

使摧破附落降俘馘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布
離叛之狀已占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
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毀頰受事專掌軍任
資山西之猛性隸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颺銳以事之
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
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摧
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
計其能穿竄艸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
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
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

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
王疆理九土判別藩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
諸華薄其貢職唯與羈縻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
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
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
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
於象箸辛有嘆於伊川也

西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
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
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
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
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顙
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
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
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
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

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
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
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
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
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
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
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
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
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
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

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
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誦無已
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
又情盡起滅因報相尋若聽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
道俗異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匈奴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
平城之圍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逮孝武亟興
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候列郊甸火通甘
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
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
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罷關
徼之儆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
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六十餘年矣後王
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

得志狼心復生乘閒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
爲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
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
已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
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
間修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
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
群策和而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艸
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
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

烏讐㺞阬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
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
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
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究揜其窟穴躡北追
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銘功封
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
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
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
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
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狠戾

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
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讎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
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單言降及後
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
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藝文

唐書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
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
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
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
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
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
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
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
孟軻荀卿始專脩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

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
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
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
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
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
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
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
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
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

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梁紀　五代史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奬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

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晉出帝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者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

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本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朋黨　五代史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

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爲引爲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爲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佇佇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察哉可不戒哉

伶官

五代史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

皇東出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宦者

五代史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

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司天　五代史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删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

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而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迷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前蜀　　五代史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袪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僵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謬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偏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汙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龜龍麟鳳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此論奇

文編卷之三十四終